



退溪集
七

~ 16
2327
9



和
2027
卷 20-9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答李冲久癸亥

前獲二月十三日書後雖作龍宮一報書草率殊甚續承三
前書具審比來靜養超勝日有新功無任欣溯之切但相為稱道之言例多過溢未嘗有切偲規警之益每得書來令人愧懼汗沾衣也箴中必有疵病處示及企幸企幸節要書疑語錄在別紙未知如此者不至至節本意否有誤亦望批誨勿祝告

或相讚歎而已此豈願公相公說節要書不緊見收之云鄙公之仁則愈公知於意云何大抵義理無窮人之所見各有所蔽遂執己見以為定本而欲盡廢他說故終未免墮於一偏之病混說無乃亦然耶前所以力言者非欲以為分疎也欲發病而求藥耳許須諒察垂示金舜舉得近仁里幸甚幸甚此人性疎闊而意可取文詞亦佳幸與之進何如

答李仲久問目

朱子書疑語

下梢猶未也終也此劄所辭事公明

晦書通看方得其事之首尾先是公初先生以煥章閣待制待講供職俄而以御批逐出公舊煥章閣待制公罷侍講公待制與祠先生謂已罷講職不敢復帶侍從職名兩年力辭詔依舊秘閣修撰先公言昨來疏封公封贈也錫服賜紫章服蔭補公任子磨勘轉官如今計仕加資皆為己受從臣恩數乞皆改正一時知舊多以為不須如此先生辭益力故答李公晦書所言如彼今詳此劄云得降一二等受閣撰亦不致固辭則正在辭侍從職名未降公所與

侍講講職也煥章閣待制待制右也疏

下即答公晦書所謂從臣恩數也秘閣修撰所

謂論撰職名也先生於辭受之際一毫不放過

故謂累年累章言許多不可受道理至於其終

卻悶默受之何以見友朋云耳與鄭參政劄

分疎猶今言病也答劉季章書

于裕及其高祖見禮記今未記其註語大意謂

裕祭本天子諸侯之禮大夫而裕祭高祖近

於自下于上之禮故必告於君而後乃祭云耳

答汪尚書書

擲撲擲韻書作擲急擊如投擲之勢撲亦投打也
擲撲不破言牢固也 墮墮實行擲下字乃
澆家諱故不敢書楊子擲 索金謂盲人以杖
探索而知避泥土以行路也 隴侗不分明也
答張欽夫書

人物眇然眇者小少么藐之義蓋歎當世無人
才也記得此是東漢時人語而不記其誰某耳
便中或云便人或云附便或云便風皆謂不專
伴人而因人傳書之名蓋以其於事為便故謂
之便其曰便中者亦謂因更之中此書耳

箇出場未詳此義竊意場者作事之地故凡言
了其事謂之出場言了事而出於所事之場上
廝嗱亦未詳嗱或作捱當是相持相拒不相
聽順之義 椿管椿株江切杙也杙是不動之
物管是管庫之管宋時州郡有所謂封椿庫是
儲蓄餘財於此不許動用如杙之不動也先生
在南康頗有修造事伯恭慮有勞費害於政書
中言及故答之若曰此非破用官錢也實用自
已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儲蓄而為之耳謂前
例供給官員而義未安之物也 四亭八當無

四凸言四方勻亭八面正當既無凹陷處亦無
凸起處也勻亭字見詩行葦篇四鍤既鈞註蓋
持權衡稱物者權與物輕重不等之時權之移
前卻後不定及輕重兩勻則權始停於此故謂
之勻亭亭之為言停也 太陽之餘證人之稟
受陽氣偏多者病有太陽之證先生每患氣質
過剛力加醫治之功故於此以是自此其曰餘
證者言醫治未盡去之餘證耳 答呂伯恭書
便與河南數珠不同程子謂君實患思慮紛擾
常欲以中為念卻是為中所亂與其為中所亂

卻不如與一串數珠之為愈也子澄不免有文章博雜之病想其書中自言非不知文章之為玩物喪志而不能決舍又卻為自解之言曰吾雖有此病寧不與河南數珠之意同乎故先生攻破其說之非曰既以文章為玩物喪志則便與河南欲與數珠之意不同彼程子之欲與數珠政是恐人之喪失心志而欲以此物救之耳蓋禪家患心之難持手把串珠箇箇循環數之欲其念念在此庶無走作流注之失此程子之所以借引其語用戒君實之意與子澄役心外

馳於文章博雜之病政相反也乃引彼說以為自解之地可乎故先生云然 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葱嶺在西域此譏陸氏為禪學故其奏對之語雖好不免帶得西竺意思來渠指子靜言子靜聞吾此語定不降伏然實是如此掩諱不得也 八字打開韻書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此書上文力言禪學之非至是因言近讀大學見得聖賢說學已如許分明如八字之打開無可疑處云云 向前攬斷扭捏主張攙楚銜切攙捕貫刺之也向前攬

斷言妄以己意直向前頭貫刺聖賢言語而斷
置之也扭陟有切按也捏年結切捺也按捺皆
用手抑物之名言不識文義而據己意抑勒看
取又自以為是而妄自主張也答劉子澄書

答李仲久

前得四月十二日書至今未復非惟疎慢之故
中間發病非偶初因痰證轉作脾胃等疾伏枕
累月多方治療僅得免死時於案頭展讀來書
以洗煩鬱即今秋月再朧閒中體況想日超勝
靜存所養理趣當有欣然會心不可名言處矣

但來書得之未嘗不心開目明惟是指擬非倫
稱道過實使人縮慄不敢當又不可特以示人
雖緣見愛太過而然反失愛人以德之義千萬
諒照為幸垂諭持敬難做固學者之通患若此
處無難則人人可到聖賢地位矣七情之發雖
不可謂不由於五性然與四端之發對舉而言
則四端主於理而氣隨之七情主於氣而理乘
之故端易微而情易暴其勢然也斯理也頃年
與奇君明彥論難往復數四而奇君終不以混
言為然然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本晦庵說

其理曉然矣其於怒與哀尤患難制者亦不過稟得此氣偏重而然也此謝氏所以有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之論也若怒為外人發者易於制止而為家人發者難制止者於家人責望素重而又在吾手下故怒易至甚而亦不屑於制止故爾凡此皆工夫不熟理不馭氣而不免於任情害仁之病矣至於十年杜門有味於讀書之樂此則不可將一情字而當之須合性情兼志氣而觀之乃見其無窮之義趣矣如何如何候鴈唳天空相思憶探梅寂寞好事難

諧惟冀努力珍重以慰遐望

答李仲久 甲子

年前得惠書久矣未報獻歲發春神相履端之慶遙深嚮風萬萬泥屐跡寒谷將護病骨殊覺費力今幸見此三陽梅窻有消息足慰岑寂唯不堪懷人不見之歎耳前書垂慈口之意敢不佩服但已展者難收至是而始欲晦殆是閉戶塞竇之比其亦晚矣呵呵武夷圖精備可玩尚未題跋姑畱俟後但如此一事亦犯韜晦之戒公何不避而更勸人耶又一呵兒子入都附候新

慶不能多及

近見禹性傳云公自言近世中國有儒者覺得大學格致章非闕也經文知止物有兩節卽格致之簡誤脫在此此說公意以爲如何滉所見則王魯齋及權陽村皆有此說李復古公亦有此說但陽村所稱數家不著其說每恨無以見其得失今公所見不知何人之須具首尾謄示

答李仲久

前月中兒子回自京得接正月廿五日辱惠報緘兼別紙所詢三復懽然雖荷不外之賜皆

非所敢當也卽日春晚餘寒尚峭不審動靜安否何如相嗟曩遙日有馳嚮之懷滉尚此踰伏病骨寒砭之餘戍削太甚柰何柰何喻及旁觀有議之戒敢不深省而屢警之哉嘗竹戲句緣何逮聞言脫於口而千里無不聞皆此類亦可畏矣武夷圖依所教書權歌於每曲而跋語深恐厚溷重違謬囑且以寓見微意爲幸冒不知避可笑狂癡之甚也又恐因此跋有難以示人者則遂使名區妙跡沈晦於篋藏而世不得見也至因崔子粹報白知滉愛賞此畫許欲倩工

別摹一本以相投寄此出於料外萬萬之幸也
第未知此事果可以易就如所喻否果爾則厚
意何可勝耶拾致章諸說大蒙示破之賜鄙見
所疑不敢有隱於左右其他疑語等俱迷妄意
乞賜刊駁卻以垂誨則麗澤之益不限於千里
之遠也

別紙

所諭今獻彙言以大學知止等數節為格物致
知章之錯簡欲撥此而補彼所引先儒諸說備
矣混曩見陽村入學圖說有此說續見宋史王

曾齋本傳亦云曾有此說近又見李玉山先生
論此甚力心每疑之適見禹上舍性傳聞左右
得先儒論此諸說故前書求見以祛惑茲蒙示
及何幸如之來喻謂 中朝儒士讀書識見之
出人萬萬也如此然今當決從朱子之說混於
此深服高明取舍之能審而不失其正也然若
不明言其所以取舍之意則猶恐其說之能感
人也故略言之諸儒之說有不可從者三焉經
文三綱領有功夫功效而有結八條目亦有功
夫功效而有結若如諸說則三綱獨無功效與

功夫之功
一本作工
下同

結止於至善之下卽係以古之欲明明德云爾
語意急促理趣闕略一也傳之諸例有言工夫
而及功效者或只言病處以見用功之地者未
有徒言功效而不及他者今知止一節但爲知
止之效物有本末一節通結上文而未見有釋
格物致知之義至如聽訟章亦言修己治人之
有本末耳尤不關於格致今強引以爲格物致
知之傳初無格物之功又無致知之義二也綱
領條目之中雖無本末之云然此二字一見於
綱領之結猶未足再見於條目之結者誠以學

者於此不知其有本有末則其於修己治人之
道皆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倒行而逆施之
故丁寧致意如此傳者至此亦特舉二字而釋
之則所謂先後終始厚薄皆在其中矣今以綱
目中無二字而謂不當傳以釋之可謂不思之
甚三也諸儒徒見此數節中有知止知先後知
本等語意謂可移之以爲格致之傳更不思數
節之文頓無格致之義未見補傳之益適得破
經之罪其可乎哉今有巨室於此正寢輪奐無
闕而廊廡有一缺處大匠見之作而補修材良

制美少無可議其後有世所謂良工者過而相
之取已之一無措手於此室也於是強生意智
攘臂其間折壞其所補處撤取正寢數架材來
圖欲補完其所壞處更不計正寢之材初非廊
廡之材也圖完處不見其完而寢屋則已成敗
屋矣此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然人情
大率好立異趨新後至之工皆不究大匠之神
筭而一向贊歎和附於世所謂良工之所為悲
夫

魯齋說見於本傳者甚略其言之得失未可

詳然此老本有好奇立異之病其為此說不
足恠也權陽村入學圖說可考也復古李公
自云略聞先儒有此說而未得見惟以己意
取經之物有本末一節為首次之以知止終
之以聽訟以為格致之傳且為此更定之故
手寫大學章句一通以見序次之改且附以
己說云云

有後母生存而遭父喪者前後子孤哀之稱果
似互有嫌疑而未有經據可斷然鄙意來示所
舉一朝官只稱孤子者為得之蓋士大夫後娶

者亦媒幣所聘固為正室非如嫡妾之間殊等
之分故禮於後母生事喪祭一如已母而無異
何可以非已出而遽稱哀於其生之日乎況人
子孤哀之稱出於至痛而不得已也其稱出於
不得已則其猶可不稱處所不忍稱之無疑矣
父亡而稱孤母亡而稱哀俱亡而稱孤哀所謂
至痛而不得已也一母亡而一母在是正所謂
猶可不稱哀處豈可忍而猶稱哀乎前母之子
既不敢稱哀於後母之存則後母之子不稱哀
又何嫌於前母之亡乎前之子非忘已出後母

之存猶已出之存也後之子非不母前母為存
毋諱哀而前母之為我母自若也或人所謂聯
書則曰稱分書則異稱甚苟而無理恐不可從
也

母喪身死其子代喪之疑此中亦有數家遭此
故來問者考之前籍未有可擬其一家答以不
知其後一家則答以如所示甲者之言而致疑
於其間令其自擇而處之未知其人終何如也
然以事理言之甲者所謂祝文及奉祀之類皆
當以長孫名行之所以不可不追服此恐不易

之理也乙者所謂其子已服其孫不追服雖似
近之其柩喪不可不終三年而又無無主之喪
其於祝文不可無名而行之又禮無婦人主喪
之文則冢婦主喪之說又不可行也如何如何
然古今人家比比遭此變故而禮文所萃如儀
禮經傳等書乃無一言及此何耶以是益疑而
不敢決然至於不得已處此事則終不過如前
所云爾

聖賢坏撲了大學疑義

陶器未燒謂之坏木器麤造謂之撲言已有聖

賢形質了

跌撲不破

跌蹶也撲投打也言雖顛蹶投打猶不破言其
堅牢也

鑄私錢做官會此是大故無狀小人

宋時貸有會子如今楮貨之類亦官造禁民私
造其私做者與鑄私錢同罪故曰大故無狀小
人大故猶大段也

賺連下文云云

賺買物失實也又云重買物謂物本輕而誤以

重價買之也自欺之惡在心術精微處比輕物
間居之惡是無狀小人比重價言今人誤將自
欺連下文無狀小人一例看故認自欺亦作大
段無狀之惡看了如人誤把輕物認爲重價而
買之也

也只管敬畏不得 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
或有長處亦當知之

也只管云云謂亦下可徒然敬畏而已也也之
爲言亦也 賤惡云云謂不良之人雖可惡然
或尚有可教處或猶有一長可取處亦當知之

不可并其可教與長處而皆惡之也此二段皆
抹其偏僻之失

劄住

劄刺著也凡物刺著則不移動故曰劄住

硬寨

硬堅不變通之謂寨山居以木圍樹以自固者
軍行所住亦然硬寨恐亦堅定不動之意

掛搭

搭亦掛也附也古詩和風搭在玉欄干謂垂揚
隨風而掛附玉闌上也

袞來袞去

袞字有雜糅混合之義又有連續不絕之意

分袞均敷

袞散給也言散給而均布之也

挨著粉碎

挨乙駭切推也又推在仄韻者訓排也盪也排盪猶言撞著言諸說撞著於此說便成破碎也

答李仲父

暮春小孫齋奉惠書來未報而秋月再盈悠戀之至頃見禹上舍性傳得聞好信亦有問及之

語深用慰豁繼而蓮榜之至見有崔某者禹云是乃靜存公新玉潤也又不勝欣賀滉老病之驗日覺新增拙滯之用頓無改觀樞除仍冒無名中間有欲啓替之議而旋被尼止其議遂寢議出實是難得之幸而尼止乃出於平生最知厚之人此正緣空虛無足以取信故至此既深愧悶而復慮每每如此蓋棺之前終無解繫之日惶惶罔措柰何聽松高遜善其終始誠末世難見之人其逝可惜今其嗣子求墓誌於此此則謬甚滉是何人敢當此事謹已再三辭之

矣近來讀書思義有何新得毋惜示及少釋吝
甯為幸不宣

答李仲久問目朱子大全疑義

三十六卷關換

趙士敬云換治者鼓風板所安之木見訓蒙字
會然則關換恐是所由要緊之義耳

同上筩籬

筩即今筩子筩籬邊物賤棄之物也

同上七十四張說將尚不下者而又何足以
議此邪

第五倫諫馮翊蓋延不法見忤後倫讀詔書每
嘆光武為聖主其等輩笑曰爾說將尚不下安
能動萬乘乎將州將也蓋延為馮翊太守故謂
之州將言爾曾說州將尚不見從安能說天子
以有所為乎

三十九卷六張不合無愧之說

乾道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僥倖之戒而言
不行想國材書中謂先生道雖不合於時無愧
於心云故答之如此

同上十四張鶻崙吞棗鐵籠罩卻

鷓圖或作渾論先生嘗謂齧曰若只是握得一箇鷓崙底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苦須是與他嚼破便是滋味鷓崙圓也全也所以狀棗之圓而全也謂不嚼棗全而吞之不知味之喻也罩魚罟之自上籠下者以鐵籠自上籠下則籠得牢固無由脫出蓋順之每說精粗本未無二致其見理龐洞不能從事於文理密察而以造夫融會貫通之妙是不知其味而無由到得脫灑處故云云李文恐指李延平蓋先生與范直閣書亦稱延平為文

同上十五張三公元本作三公節要作二公未知孰是

作二公者是卽國材元聘耳上文子韶當指張九成張非一時人不應並指為三公也

四十卷三十二張有知無知豈止校三十里也

楊脩讀娥碑八字卽解其義曹操行三十里方悟以三十里方悟者比之纔讀卽解者其智不相等也校當作較不等也

四十四卷十一張鳴鶡節要作鳴鴉未知孰

是

鴟鵂二字古無相配為言者又以對鳳凰語意尤不倫可知是鴟鵂字之訛也故改正之耳

四十五卷一捧一條痕一搥一掌血

捧當從木杖打也搥手打也杖打則隨杖而有一條杖痕手打則隨手而有一掌血漬謂其言之痛著如此也捧音世。

許教似亦小中毒也

許姓人為教官者亦稍惑於子靜之學故云小中毒也

四十七卷三十九張杜撰扛夯作壞了云云非事實非義理而強造說謂之杜撰扛舉也夯音向負荷也作壞猶言為所壞也言誠之質本有病且其人不知道而強造說話自以為是輒舉而負荷其任又被此病作壞了然論其好處則有可取故云卻可惜也

四十九卷二十二張子餘留此久以下大意未解鉉鉉催儻等語新法課程何也小仁者以下亦何意也

鉉與鉉通其淹切以鐵有所劫束也鉉當從手

以推搥之也鈴錘以言檢制學者之嚴也言吾
見子餘為長上之人故不欲嚴加檢制後來覺
得如此恐誤朋友乃始用力催趁功夫而子餘
行日已迫不及有所成就矣子餘去後他人尚
有留不去者用新課嚴加檢責則卻覺有長進
者因復言曰寬學者是小仁也而致誤學者所
謂大仁之害也嚴學者無面目也而其學長進
所謂長久人情也儻韻書聚也然非但聚也亦
催促趁及之意

五十一卷二張壞證

未詳然恐是病之深痼元氣壞敗不可抹者謂
之壞證此必文叔書指禪學陷溺之病為壞證
而文叔諸說卻自有禪意故上文既有壁隙光
影之說而於此又言儻所謂壞證儻身已自有
之云耳

五十一卷四十七張恐無撈摸

撈手取水物也摸以手索取也恐無撈摸猶
言無可探索取得也

五十三卷十張捺中蜿蜒稍稍引去

以當時羣小比蛇虺云耳

攏撥結裏

攏當作攏音獵理持也裏作曩者誤結裏猶言了畢無他也劉五十哥不知何人恐是劉子羽家子弟也其人曾多失德而近日稍自斂飭無大過惡故云某人且得如此維持撥拾了訖無他矣而此後事亦未可保云耳

十一張夜底道理

夜底道理對上文說晝而言晝夜字只取一彼一此互相反之意逃閃閃逃藏也小兒迷藏之戲一去東邊索一去西邊藏此來這邊索彼又

去那邊藏此互相逃閃之義各說一邊道理以求相勝者似之

五十四卷十張琉璃瓶子禪

琉璃作瓶子自以為寶而其為物不堅如有觸著即便破碎以此學禪未得而認假為真者才遇高禪一語撞著便成粉碎此必禪門有此譬諭先生引之以言彥章護惜已見而不肯求正於有道之病也

五十五卷十七張般移應接

般亦移也疑此是先生自五夫舊居移于考亭

時事蓋移家多冗細應接遂因外勞而內之心
病自愈也

二十八張一場大脫空

一場猶言一段一次之類脫空疎脫空虛也言
學不用書則終無收拾只成一段大疎脫空虛
之學也

二十一張料理簡書

料理料檢整理之謂世說料理亦同此意簡書
卽書簡非小明簡書之義

二十二張擎拳作弄

謂擎拳負荷而作爲誇弄認作本來大事者也

十八張雞抱卵

雞之抱卵無時廢輟令溫氣接續則成雛才冷
則不成矣僧家以此比其功夫接續乃能成佛
此言非失也但其所學之道非耳子融不辨其
道之非而惟攻其言之失故云云

二十一張人陰爲土

陰瘞藏也語出禮記

五十九卷三十九張鈍者旣難撲泊

撲訓投也言鈍質無受教之地道理無所投聚

傳泊也敏質又輕捷容易聽受過了不能堪耐
勞煩積久功夫也

四十張看此火色

此指言當時世道氣象而言或云風色或云風
力蓋不欲斥言故為隱語以見意耳

四十二張運水般柴

運般轉移也彼以轉移柴水之類皆為神通妙
用更不問道理如何也

五十二張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

對塔說相輪本程子語塔之有相輪未詳何物

其意謂觀塔者不由中而上層層歷覽但身在
平地對塔而指說相輪之狀雖能言之其於觀
塔了無實得此空言不踐履者終無實得之比
謂正叔平日此意思慣熟所以其病如此須是
勇改乃佳

六十卷十張千生萬受

漢語解生受艱苦也以艱苦之意而甚言之故
云千生萬受

六十二卷六張襯貼替換歷落

以今之某字某語配合古之某字某語以明其

義謂之襯貼以今之某字某語代易古之某字
某語以明其訓謂之替換如釋明德以所得乎
天言德字以虛靈不昧言明字是謂襯貼如釋
格物以至訓格以事訓物是謂替換也歷落後
卷一處有歷歷分明之語周禮註釋適歷云稀
密得所之狀合此等語意觀之歷落當是分明
脫落之義

擎拳豎拂

禪家不用言語文字或擎其手拳以示之或豎
其拂子以示之而令人悟道拂子塵尾之類

六十三卷三十一張杲老與張侍郎書

宗杲宋南渡後禪宗其徒所謂普覺大慧禪者
也呂居仁汪聖錫輩皆北面師之張九成侍郎
亦其一也張名爲大儒實陷禪寂其原皆出於
杲此書乃杲教張用儒文禪之術故其言如此
禩亦柄也杲知張可用其術裨闔惑衆故云禩
柄入手以此看得其文義不難曉也

官年實年

官年入籍年也與其人實年或有增減異同故
有官年實年之說當時仕者年滿七十乞致仕

朝廷聽許而與子弟蔭補例也故有致仕恩澤之語但不知當時敬甫所難處者曲折如何然觀語意似是官年已滿當致仕得蔭補而實年未滿又官年滿否亦有未詳知者以此難處故先生教之令前期審之於省曹也省曹戶曹在尚書省中故云省曹

四十二張徵奏徵意徵議失節事讎

唐太宗時議五服之制用魏徵議有所增加所謂魏元成加服也今正甫論其加服之失而并及失節事讎之罪故先生云然

塌了一兩人

塌頽下也言故舊中往往有一兩人不能自立而隨俗頽下者令人憤鬱

三十三張叨冒舉刺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

先生嘗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實監司黜陟之任故謙言叨冒舉刺舉言陟刺言黜也然其時薦人亦以公論所在公薦之不敢因私囑而薦人以應副人情也薦人謂之舉削亦所未詳三十八張出舉錢商子本

民間以物納質富人而借錢若干以興販取利
謂之舉錢及其贖還元物也於本錢數外復還
息數如本錢之數其本數曰母錢息數曰子錢
五十七張又不能一剪剪斷直下剖判
剪剪刀也言一次用剪子快剪得斷猶言一劍
兩段言判斷義理不能如此也

五十八張如何捺生硬做得成

捺乃葛切抑也按也言素無積累純熟之功豈
可以生硬身心強為抑按而做得成乎

續集一卷十張時魚多骨金橘太酸

時魚魚名二者美物而有二病喻子約賢而多
病痛

十七張若道一例如是云云至運氣全未解
上文歷言子澄以下諸人遭彈被屈等事於此
復歎曰若言今時之人一例如是無罪而遭彈
被屈耶則他人又卻無如此者惟吾黨之人便
有受此許多攻擊亦可笑耳築以杵築物磕石
相築聲築磕言攻擊也大家猶言大段又言豈
非天意大段行一不好之氣數而然耶抑吾之
命薄而然也

二十四張彭子壽行遣云云一番光鮮
行遣猶逐去也放舍置也非放流之放放了徐
子宜言欲逐徐而未逐是舍置徐子宜也時新
聞逐彭而言曰此事之所以然者其初欲逐徐
子宜而不果是姦黨之所以作氣勢攻正類者
若以衰息無光燄故又別把一人來充填放子
宜之窠闕以逐去之謀令前日攻擊人之威聲
中息者更發采色使之一番光鮮以聳動一時
之觀聽云耳

二十七張仙遊不成舉措云云至亦不多爭

仙遊縣名此指言其邑宰今未知為何人此本
是吾黨之人而其所為之事亦非不好但於舉
措有失當處故惜之云不成舉措而又以一然
字轉語意云其所為既如此與今之受不係偽
學舉狀者亦無以相遠也爭謂爭分數之多寡
謂所異之分數不多也受不係偽學舉狀謂舉
人者於舉狀中說此人不係偽學被薦者受此
狀而用之也

二卷二十一張先天須刻卦印印之

畫卦用筆則難得精整如一故刻木作卦而印

之謂之卦印

三卷王參政早歲休官云云至談龍肉而實未得嘗

王參政王次翁也附檜事宋史可考但朱衣道士諄諄之誨未知何謂耳陰君丹訣以下與王參政一段不連看為可陰君未知何人此言陰君丹法不及參同契然彼能行此而得壽考吾輩知參同妙訣而不免衰病故其言如此此皆西山書所稱故答語及之

五卷四張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

建中取兩平之意與調停同義也唐德宗初元以建中為號欲兩平楊炎劉晏分黨相傾陷也拾宗紹聖元符中章蔡得志治元祐黨人極矣徽宗初政清明稍進正人逐章蔡時議者以為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未幾君子盡逐而滿朝皆小人馴致靖康之禍其詔改元實在元符末年内故云元符之建中也六張荀卿子曰皓天不復云云

言昊天不復回治世則吾之憂無疆也然而亂

極當治千秋必反於治古來常道也門人弟子
但當力學以俟時天心必不忘斯世也

十九張都不劄著痛處

劄刺也針病者不刺痛處不足以治其病也

六卷八張換闕

必是廷老將被換任他闕處而非其所願因此
憂惱故曉之如此云

六卷二張馬肝之論

本漢景帝語見史記治平要覽註走馬肝有毒
殺人故云食肉而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亦非人臣之義聖人所
處非常人所能及知雖置而不論未為不知義
理也

六張權行倚閣

凡事姑置不行謂之倚閣巴鼻猶言著莫也自
家這下指吾儒學問而言也李深卿溺於禪學
今勸其姑置禪語而從事於此學故曰試將該
淫等說權行倚閣卻就自家學問實著工夫如
此一兩年看如何則必有著莫處矣答徐彥章
書未有形影著莫不直言屏去異學而曰權行

倚閣者棄其所信而從其所不信非彼所欲故設為方便之言以誘引之也

八張有文字錢至兌錢一千云云

文字錢未詳其事然詳下文所云似是刊行書冊所買之錢擇之所主而官省所領者也先生與諸人嘗設言肆刊印書冊兌字多見於先生救荒條法內其事如今各司傳請今各司其司物用盡傳報該曹請他司之物而用之也此言吾曾見其弟說道擇之處有文字錢備可就彼傳請可得錢一千矣告弟之言止此此下仍告

擇之云且此錢所領官司處拜已有狀官省有狀則取錢無礙也香茶則曾已附在其弟處以此等物請擇之煩為云云蓋深父與擇之皆古田人深父客死他鄉其弟往治其喪歸途見先生先生語其弟云云而復與擇之書令其設真故其言如此書肆所印書冊所買之錢雖在擇之處亦朋友間可以隨便通用之物故如是處之耳

答李仲久乙丑

去年孫兒及兒子節次還自都下拜領陽月廿

一日至月至後三日兩書問疾叙情勤懇委曲
極荷厚意只緣冬間困於積病一向因循闕然
無一報音負愧之深但有馳懸即日節迫花朝
不審體履康迪如何想惟愷悌神佑頤攝有
道日見清福益勝矣拙者稟氣虛劣老境病窟
加之昧於養生之方逐時趁候病輒發作去秋
腳膝之患既非尋常冬被雪寒逼傷痰氣填膈
為病根內自藏府外達肢體作苦多端冷熱相
妨用藥甚難春寒如此尚未解圍捷懷可知兩
書鑄誨保養之宜兼舉程邵兩先生以及黃帝

所以衛生之道以為戒拜賜甚珍敢不惕然自
省佩服終身但所稱佳山勝水鷗沙犢坡隨意
登陟徜徉坐眠等語宛然摹寫出此間婆娑景
趣此固聳巖先生所以付與滉林泉之樂在此
雖知盛意本欲滉慎作游玩而味其言適足以
浩發游玩意趣也呵呵聽松墓銘想已得所屬
矣誤求鄙文而不得者非獨此一家皆緣無狀
不足以副人求愧不可言承看大學綱目所得
當更深邃超絕幸可一二示及少發此蒙藹耶
企企索取啓蒙鄙說拜宋元理學錄雖皆果有

之但皆僅有草件以備遺忘耳非欲成書以示人
中間被人來問啓蒙其於肯綮盤錯思不起
處不免示此草件以曉之其人因而暗傳去恐
承訛襲謬不成頭緒其爲人傳笑可旣耶用是
爲悔雖於左右欲求訂正甚切而不敢輒以呈
納也幸垂諒恕朱子實記欲刊行滉實有此意
示喻如此甚善但聞慶尹多病欲辭去恐不暇
爲此事惟順天李剛而可囑而歲前聞其以事
被推疑至罷免不行公云至今未知如何結末
徐當問圖之其書來此太久今亦未還癡以此

故耳武夷圖留意畫成裝軸精絕珍重寄來洞
府烟霞大隱遺跡入手照眼每一披玩耳邊如
聞擢歌之聲矣感篆至意當默會也台寓錄又
蒙寄示可見先生於此一方設施風聲赫赫在
人耳目如此其一方人亦能相與識大識小裒
著傳後可尚可尚其中門人事實有實記所未
載者得取以補入所錄書亦爲一幸其書二冊
今附禹上舍回納視至餘惟茂對和煦日章萬
珍不具

答李仲久

春奉一書後跨夏阻聞禹上舍來始獲惠音披
讀灑然歆頓洗去也 國有大喪哀纏幅員
臣子何勝其他未安未易可舉滉上章之日適
值 大故無望得達幸賴政院許入遂此大願
感祝欣荷無以為比自此山民野老名實相稱
戴天履地始無所怍雖沈病日深死無所恨矣
示喻事在高見已自得之且在都中名流博識
當有定論何更俯詢於芻蕘但所云行事顧事
之合義與否不暇計時議也此言甚當今欲行
事之合義不可率意直遂而行須考據古禮而

處之按儀禮喪服篇齊衰三月條為舊君君之
母妻註舊蒙恩深今雖退歸田野不忘舊德此
則致仕者也其傳曰舊君者仕焉而已止也者
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
則小君也註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此言庶
人為小君無服今致仕之臣服三月者恩深於
民故也以此禮言之或人之為非禮也蓋禮所
云者致仕者也雖退而恩數在故非徒服君亦
服小君如或人非致仕帶職銜之比是當以庶
人之義處之至成服於 闕下則恐非禮之禮

也若左右之於此必已商定不敢有所如何惟據古酌今兼採右意裁處何如適困不能一一

與李仲久

所詢一事鄙意援以古禮揆之於今惟以理去官有職銜在身者應齊衰三月禮所謂為舊君與小君之服也其不然者雖亦有三月之云又若有間則其所處必有所宜也未知於意云何

答李仲久

夏秋間拜書後未得嗣音亦未獲珍報日有傾馳今忽伴人到門投以手緘兼示及田制布筭

圖解展讀慰豁不啻如披霧而覩日也仍審秋冬來頤閒靜福對時益茂滉癡拙依然自脫羈絆庶全人間樂事而頃間無故被人指目慄慄恒未自安所以鄭子中及孫兒入都時皆未奉一字寒暄想蒙恕察不至相恠也示誨布筭圖釋井井詳密舊日疑昧大半解破深為荷幸然猶有鈍根所未達處甚多姑掇其尤者三五條錄在別紙幸復詳以見喻以終惠也舊看律呂新書其筭法窺斑處粗為摹寫以備遺忘恐有太疎脫處并以呈稟亦賜勘訂以示啓蒙尤所

難言僭不自揆曾與朋友講究及有所聞見思
索凡有所得隨手割錄亦所以備忘或有來問
者亦未免考閱為證不覺因而傳入人眼此等
皆犯人大譏議不勝愧懼之至只緣為禹景善
強來料理亦轉作此人備忘錄早晚當徹明鑑
所懇切勿以示人只須痛加培覈其誤妄處鐫
曉又不勝大幸大幸黑夜秉燭燭轉無見漏器
盛水水去無痕尚不知止愚亦甚矣而舊習未
忘豢味猶在歲晏窮山無與晤懷尋梅之約如
陞仙而未至詠緇之云胡匪人而謾戲書不盡

培
疑
剖
之
誤

意珍寔是祝

別紙

田制筭

百分取一承示曉然往年尹光溢嘗示此法而
有未盡說破故叩之今無疑矣但尹又云以四
尺七寸七分五釐為新法一等尺自相乘之得
二十二尺八寸不盡二絲五忽棄是為一把進
一位得二百廿八尺是為一束云云不知所以
必相乘者何也且一把廿二尺八寸一束二百
廿八尺何其尺數之多耶

一、等繩量結卜知五等結卜法。釋商置八于寸位云置影數零位適當之位者筭家之本法也。云云然影數只有尺無寸何得以寸為影數零位之適當耶且實數與影數皆有尺無寸乃不以尺除而以寸除何耶又除盡後視元數得八寸五分○一毫乃用也此言一等繩所量一結以二等計之則八十五卜○一把也然則何不以下數把數為言而只云八寸五分一毫耶開方法廉隅等法大槩所示為然然廉筭之所必初置零位何意其所以必超一位何意其

所以至百位不得百而得十至萬位不得萬而得百何耶且如東邊有廉南邊有廉則兩廉間有隅固也假使只一邊有廉三邊無廉則亦無隅可除乎方法之所以倍者以兩廉加於初作方田之兩邊作為方形而從兩邊除之故必倍方法也假使只有一廉或雖有兩廉而其廉地數少不足以加元方田而作方形則不知此等處當作何法而除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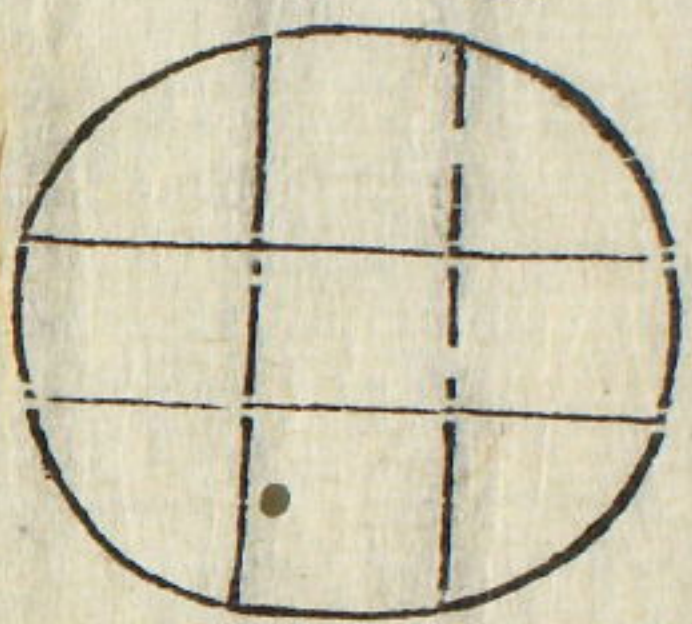
皇極經世書經世一元消長圖下部伯溫說有陰陽之餘空各六之語不知餘空是何語經世

諸說固不易解餘空之說似於一年一日皆有之而未知其義故敢問

律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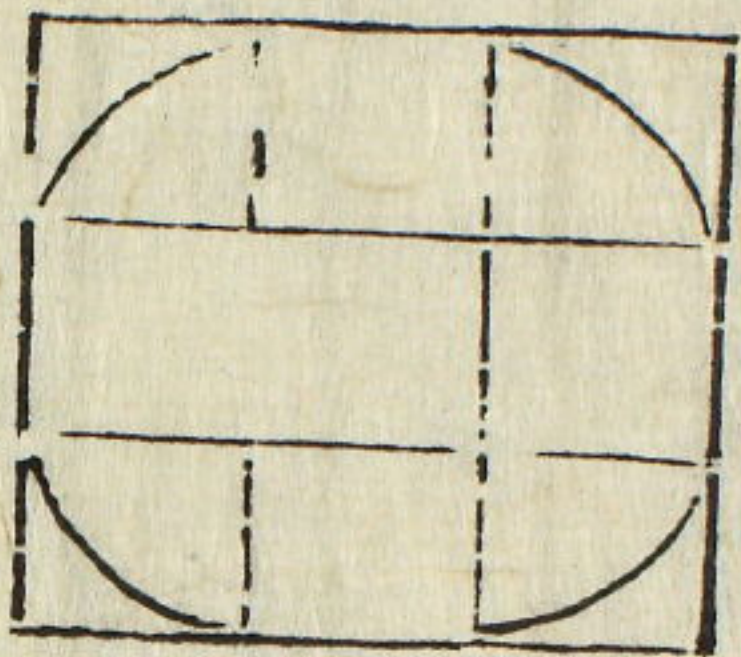
空圍九

分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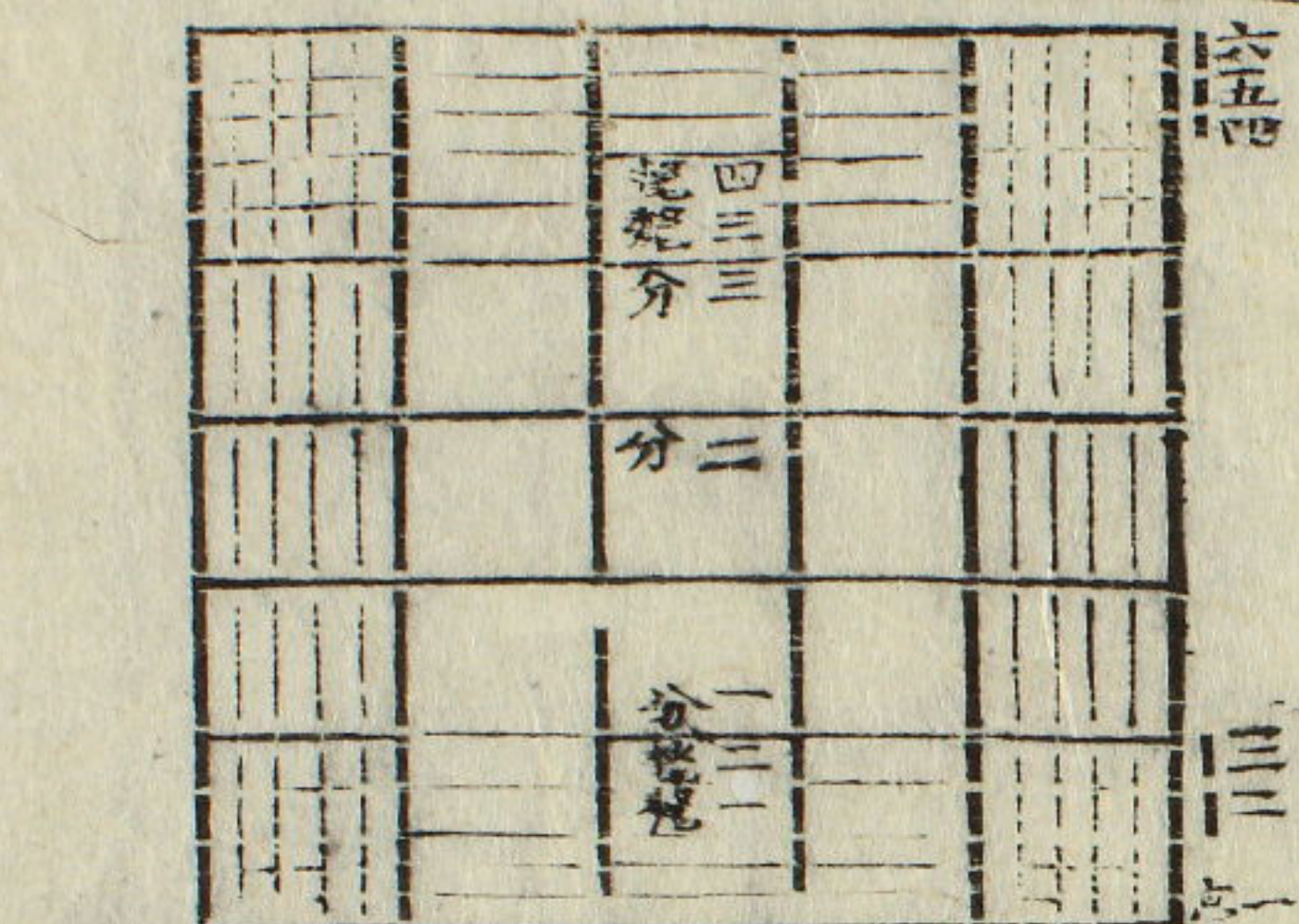
空圍九

分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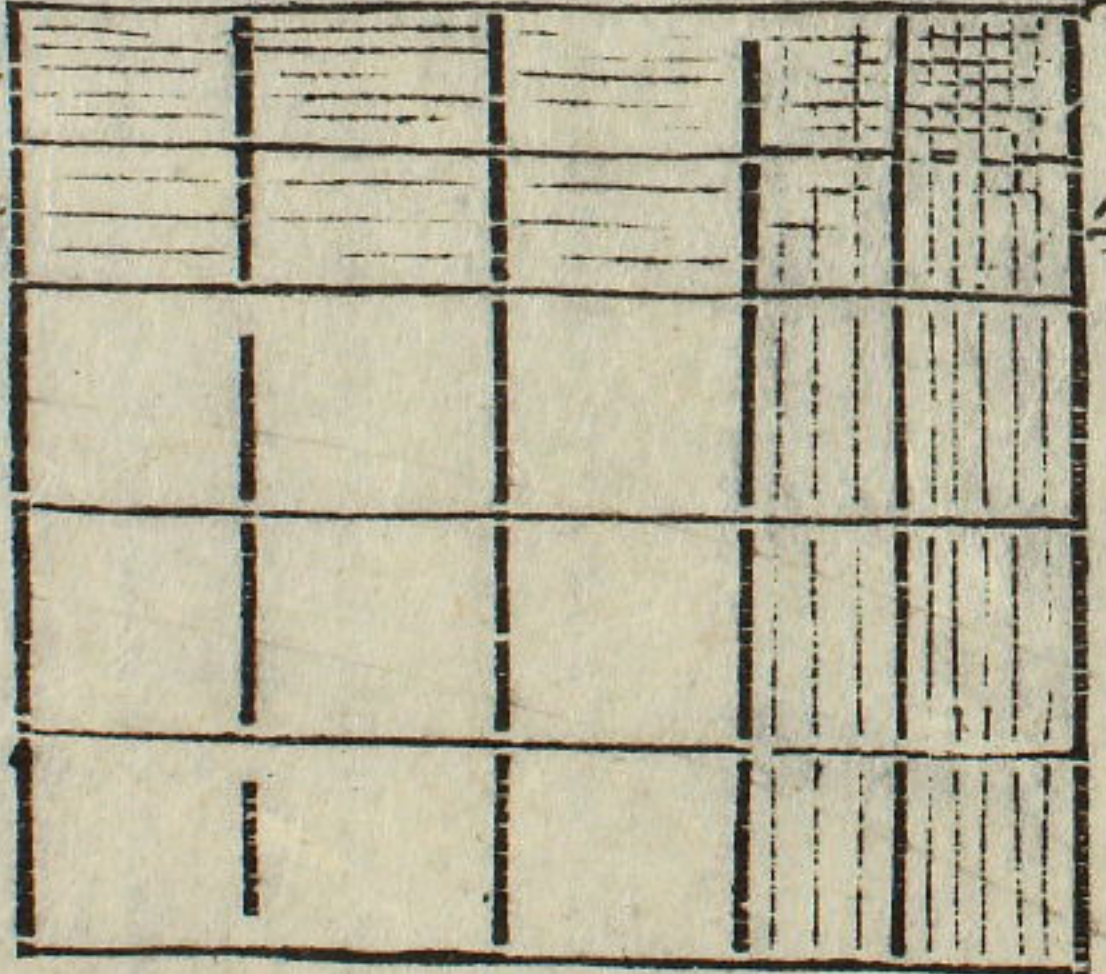
置積八百一十分為實以長九十分為法除之得九即得空圍九方分。中一方為一分四正方各一分有餘四斜方一分不足裁四正之有餘以補斜之不足各得一分是為九方分。○八百一十分說見下

說見下圖



圖方之法正有三
分四格六毫以微
細難於分方故此
圖廣而大之
以開方言之中間
大行三為三分兩
旁小行四為四毫
又最小行六為六
毫縱橫看之皆然
以黃鐘徑圍言之
方者即方積之數
即三分也也圍者
即黃鐘圍徑所謂
四分用三也徑得三
分四毫六毫圍長
得三分毫毫強

方田術除空圍數



六厘高基五
六厘高基五

六厘高基五

除四
毫作
八毫
起絲
除五起
毫作
七絲
三

卽不盡之數用以補成十二分見下

開

下
三

商置六毫以下法乘上商為六入方法下律言亦
謂陽法也 因以廉法呼上商曰六六除三十六
於次位還四 次呼六八除四十八 於次位還五毫
毫作八毫 於下位還三絲 又呼六六
除三十六 仍於次位三毫內起一毫就於下位作十絲并前二毫
除三十六 然後呼六六除三十六起四絲於下位還四忽
餘二毫八絲四忽不盡命之以為強

方

三 遠置貨

實除法
商 三三三

商置四釐以下法乘上商為四入方法下書解
謂陽法也 因以上商呼廉法曰四六除二十四
於次位還四 又呼陽法曰四四除一十六 於所還六釐內除二
還六釐 於次位還四毫
又法呼上商四釐入方法 下法退二位方法退三位

算

四釐 三三上

除五毫

法

三分 三三三
土券三分

二分上商置三分最下一位置一算為下法以下法
商實方法法算一呼上商曰三三為方法三也因以方法乘上
商為三三九以九除實數十餘二并二為餘三分
即除圖之九六
分而除三分也 以下法乘上商入方法方法倍而成
六釐之六數也 律呂書解謂廉法也法退三位廉位

自此起十二分取三分四釐六毫法

空圍九分三分益一得十二分

以九十准則九又各得十為九分也

一十分一逢九進成十一并加為九十進與八為九分也
八百一三隨身下入 法置八下 身數法九各得八餘全加下位皆隨身去

九歸法

是為四分取一分也

四十分三逢四進成十 進自為一十

二百 二逢四進成十 進與七為八百

三千二四三七十二 法置百下變三作七下加二作四

四歸法

○是為實積分行為三分以為四分取一設也

八十分三三八二十四 百位下二 十位下四

一千一 法置千位 一三二 千位下三

三乘一千八十法

○是為管長九十分實積全數也

二分 二九十八 十於百位為一千 八於十位為八十

十 一法置百位 一九九百位下九 法退一位

九十乘十二分法

○於是加不盡三毫八絲四忽為十二分
○是為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

六毫 上三毫十於釐位 六毫四空四二於毫位 四於絲位 六三六三於絲六忽

四釐 四三毫七於分位 二於釐位 四六六於毫位 六毫四空四二於毫位 四於絲位 六三六三於絲六忽

三分 二法置百位 三元於百位 三三三於分位 二於釐位 三三三於毫位 八於絲位 法退位

徑自相乘法

○自此看起 一百十分以長九十分除之得九方分

○求積分術

置徑三分四釐六毫自相乘得十二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以開方不

盡之數二毫八絲四忽不盡之數非棄而不用以絲忽細而不可開故命之其實分則於四而矣故加之得十二分以管

長九十分乘之為方積得一千〇八十分復以三乘之以四歸之即四分為

圓積得八百一十分

右通計黃鍾一管九重方圓分之積數

○寅於九分之中得其八 當在子析為九圖上

置黃鍾實於內除卻一分萬九千以下則餘為得八之數
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黃鍾等得全寸

置實數商置九 以寸法一萬九千以下除之

得全寸也

卅一 卅 卅 卅 呼三九二十七恰盡

林鍾太簇放此法得數

三三 三三 呼八九七十二起上七

本位二 餘二

一丁 呼六九五十四起上六

於本位還六

上上 呼九九八十一起上八 本位一

卅一 呼一九起上一 於本位還一 本位作八

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

二分 餘二不行

九十一 三 七 十 一

商下九 呼三九二十七起上二及本位七

六百 下

商下六 呼三六十八起上二 百位還二 法還一

三千 三 一 五 一

商下三 呼三三九起上一 本位還一 法還一

四萬 三 三 萬 三 三 三

商下四 呼三四十一起上一 本位餘一 法還一

十 一 實

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

二 二 八 三

辛 上 一 十 三

四百三十三
 二千一百一十一
 三萬川五萬三十三
 二十七千位下百位由三四上停四九六七位一單位下八
 〇七四九九 萬位下四進下千位下九進下二千七百千位下百位下
 四七九六三百位下六進下又進至萬 六退

一十一五十三九十三
 一七七 十萬位下七進下二三萬位上二九千位九法進三

五百三十三
 九千一十七百上一七七 首位下七 二三百萬位下二九千九百位下九法進一
 右因中呂之實三分二分六千三百七十萬〇〇〇九百九十二
 一分三千二百八十五萬〇〇四百九十六
 益一則一萬二千七百四下萬〇〇一千九百八十四

置實一萬以下以變律黃鍾十七萬四千以下為商以七百二十九
 除之餘小分四百八十六
 望百二十九歸之

不盡四百八十六算所謂小分也

二 三 三
 六 上 上
 七 百 三 三
 四 千 三 一
 七 萬 二
 十 一 三
 商 一 三 三
 二 二 二 三
 上 二 二 三
 法 二 二 三
 二七十四 上除一本除四三四上起本還六二九八 上起二本還三
 六四十二 上除四本位除二二空二 上除十本除二六九五而本還五
 一作十於上然後除本除 法退一
 七七四十九 上位起五本位還二二七十四 上位起二本位還六七九六三
 上除六本位除三 法退一
 四八 上位起三本位還二二空二 上位起本位還三四五六 上位起四下位還四法進三
 七七除四十九 上位起五本位還一二七除而 上位起三下位還六七九六三
 上位起七本位還七 法退一
 二七 首位除七本位還三二三第位除二九亦於三起四還還二

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

一三除三餘一算

- 二上 二三除六 法退
- 下四 三六除八 法退
- 上三三 三九除上及本位二十七餘一 法退
- 下 三六除十八起上位二本位還二 法退
- 三一 三三九除上位九本位還一作二 法退
- 二上 二三除六餘一 法退
- 商實法 二三除六 法退

○黃鍾之實第二

置戊五萬以下以丑三為法乘之得亥二十七萬以下故云絲法
 置寅九以酉一萬以下為法乘之得亥二十七萬以下故云寸法
 置申六千以下以卯二十七為法乘之得亥二十七萬以下故云毫法

置辰八十一以未二千以下為法乘之得亥二十七萬以下故云分法

註黃鍾之實云云以三約之為絲者云云

以商為絲數也

六四三七

商下九 呼三九二十七 恰盡

四三三三

商下四 呼三四除十二 法退一

一百一

九千三十七

商下九 呼三九除二十七 法退二

五萬四十七萬

商下五 以法呼商三五除十五餘二 法退一

商十一

實

置實以二十七為法除之得毫數

以商為毫數也

一 一 一 一

卒 一 一 一

晉 一 一 一

卒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商下一呼二除二一七除七 恰盡

商下六呼二六除十二 六七除四十二 法退一

商下五呼二五除十 五七除三十五 法退一

商下六呼二六除十二 六七除四十二 起本位五還八於下 位則十上為一萬下位為五 法退一

其為麓分寸三法皆同上但寸法除為九寸後尚餘九毫若寸以九成而算以十除故也

黃鍾生十一律小註

子析為 每分五萬以下置黃鍾實以三為法除之

一 一 一 一 商下九 呼三九除二十七盡

一 一 一 一

商下四 呼三四除十二 法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商下九 呼三九除二十七 法退二

一 一 一 一

商下五 呼三五除十五 法退二

一 一 一 一

實

三分取二分同上註

一 一 一 一

商下九 呼三九除二十七 存十八去九盡

一 一 一 一

商下四 呼三四十一 存八去四 法退一

一 一 一 一

商下九 呼三九除二十七 存十六去九 法退二

一 一 一 一

商下五 呼三五十五 存十五去五 法退一

○置一而六三之

初次下置法算三上置一呼二三中位下三法仍在
 二次上去一因以中三置上呼三三九中位下九法仍在
 三次上去三又以中九置上呼三九二十七位下二本位下七法進
 四次上去九又以二十七置上呼三三六本位下六法進一呼三
 七二十一上位下二本位下一如是遞乘者至六次得數
 十二律之實全九寸半無下張致解曰置黃鍾之實以寸法約之除
 九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九寸為黃鍾全律

商
 三三三 八九七十二 上位除七 本位除二 餘三
 三三三 三九二十七 上位除二 本位除七 恰盡

一 下 六九五十四 上位起六 本位還六 成三
 上三三 九九十一 上位除八 本位除一 餘六
 一 卅 一九九 上位起一 本位還一 法算除至終不動
 實 一

三分之中得其二

子折為九二

寔於九分之中得其八三

十二律之實全九寸四

置一而六三之五 兼收解置二而九三之法做此

答李仲久 丙寅

今年累累得書每愧未報今復承鄭子精來投
五月晦前書寄致情款尤懇勤披閱及復不勝
感佩 聖斷一新 朝廷清明纍纍彙征四方
欣欣當此時公膺叙 命首先馳賀者滉也而
如龍耳如暗至于今日可謂大不近情者矣然滉
心事公當知之想不至以為恠也滉智淺慮短
處身失宜輾轉馴致以有今日之狼狽惟恒自
刻責耳尚復何言所深悶恨者滉積病癘老不
任仕官舉世皆知而全不顧計反以萬証虛名

加蚊蝮以負山之責上以誤 君父下以溷名
器微物玷罪雖不足云奈 朝廷圖任望治之
意何滉自道躡來歸百憂百病每奉 天書魂
飛神喪心證轉劇瀕死苟活或於朝貴中見愛
數三公移書譙責譬曉多端雖感指迷之厚更
覺詐臆之難也名歸謗集目前小患謗積成罪
患劇成禍異日未知稅駕之所也人有恒言皆
曰世不我知滉亦有此歎然人則歎不知其抱
負滉則恨不知其空疎也不知其空疎者推之
或至於天上其間知其空疎者方且鼻笑而心

非之混之昇疾強進可謂其時乎然此亦偶抽
一端而言耳其他萬萬何能筆旣尋梅之約誠
冀萬或而衣繡之行亦有幸望不知何時可遂
此願惟為時倍加珍養以副遠悃不宣

與李仲父丁卯

歲月如馳音信久闊宦海波中為況何如不任
瞻邇懸懸混舊患痰嗽每年數三作或輕或劇
今春大發凡方書所說挾痰諸證無不肆毒伏
枕數月今尚往復羸頓虛劣極矣追參製抄
召命適下行止難處倍甚於前震越憂灼罔攸

措躬方此調治使行之前看證如何而處之其
間若或冒熱衝寒此病復作決無全理頃者金
玉果事可鑑賤命固不足恤顛路至此如辱
命何無處控訴聊發於素愛其勿以示人幸甚
去年示喻無報費廩之愧情所必至然免受時
責優游卒歲不害於素心何慊之有許示筭圖
昏罔如此得亦無益猶竊有行惟冀諒悉自力
布此不宣

答李仲父

子中來獲奉惠音存訊慰諭感佩何勝但方在

罪累中日俟 嚴譴忽蒙 召命震駭迷眩罔
知所為體寒心熱痰鬱方苦觸犯殞斃萬慮百
窘終復乞辭上狀又恐因此重得稽違之罪席
橐伏呻辱書他事皆未奉報其中示諭青陵碑
文事豈敢不承但混自少病重又自見文才陋
拙未嘗有意於傳後文章以此平生未嘗作一
碑銘雖至切至重之家見囑皆不能應副況青
陵紀述之事所係非輕何敢不顧前後妄自承
當乎乞復以此意委曲傳白庶免虛有俯囑之
事不勝幸甚混此手懇公亦會知之復以會所

聞知者白之乃可相信更望毋忽毋忽病因諸
親友書皆不能答爲此一事聊此草報

別紙

明彥亦有書誨諭甚悉緣病困今未報答內一
條論繼體之服以破鄙說之誤援引周禮證據
明白令人歎伏不已古所謂不有君子其何能
國豈不信哉混當時只見儀禮經傳君爲臣服
圖及天子諸侯絕旁期圖而旁證類推以爲若
不沒兄弟之名則嫂叔之名之服皆當依古禮
故輒妄有云云歸時借得人文獻通考通典等

書以來病中略窺得歷代有繼體之服之說固已驚且悟前說之謬妄然不能如明彥之辯博該暢也混老謬昏固事纔到寸言纔脫口輒做錯如此正如昔人所謂迷罔之疾之人自得明彥書愧汗浹背三日不止乃知盡信書不如無書儀禮經傳猶有所未備不可偏信而斷事世間雜書亦不可不看以相參驗去取也

答李仲久

此下二簡戊辰在都時

易書賢象忽蒙寵示感荷深幸隨書昔於鄭靜而處略窺亦傳得一二段以歸後來思之茫然

不記今得再觀手寫精妙令人心地灑然如酒醒也

答李仲久

寄示心學圖得見所未見荷幸良多其書得失未易判斷但未知所傳玉堂本以為是何人所作金而精云曾見某人有此書乃錢塘李氏元綱字伯紀所作不知果然否

答李仲久 已巳

獲承前月十六書審悉履候安勝廣津別夕顛風寒峭甚為令公觸冒回程憂也今始豁然混

驪江以後苦被風雨疾患多萌抵忠州舍舟登
陸得免他虞身返舊栖仰荷 國恩慙惕不可
言就中臨別云云之說頗與平日相憐借之意
背馳混雖未免峻辭色以對猶以為戲作相念
之語耳不謂至發於 啓劾苟如是說必使
聖明之下拘執尸竊之一鄙夫使之抱羞愧以
死乃為快耶此事言之甚長今不暇也和寄諸
詩珍誦無已益見不外之意何故向日之云反
如是耶其臬字近體率爾扳和別紙寫上笑覽
是望未由瞻奉惟珍勸萬重以慰遐企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與林士遂 亨秀

昨出外夕還見雷刺始知虛枉騶騎乖逢之巧
昔人所歎悵悵然自失也惠來行錄後題詩得
之自以為雙金之贈百朋之錫無以過也及披
而讀之茫然增愧赧與僕之所望於左右者異
矣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何足下之
欺我而玩我耶何足下不自惜而輕出語耶洪
鐘不為寸筵而發音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

機足下真以病夫爲何如人拙詩爲何等語而稱道之盛至此極耶是不過足下才豪筆快得窄韻逞英氣因難以見巧汪洋橫騫如風檣陣馬一放手而不知止於心自計曰某也固不足語此我但據懷而自遣出奇以爲戲云爾則足下之所以待我者不亦遠乎非唯所以待我者爲然足下之自處亦甚踈矣古之君子其自處與待人恐不如是也且抗鷦螟而擬大鵬祇見鷦螟之微飾嫫母而就西施益彰嫫母之陋僕所以忸怩怔營如醉如醒三月而不瘳也第君

子於其所不敢當者亦不敢須臾處卽當持而納之顧其卓卓之辭燁燁之華諷誦之不足咀爵之不厭乃敢冒昧而留之噫亦癡之過也抑又有一說焉詩人之辭固有因彼而著此爲人之作適足以自見者凡足下之引物連類極褒揚之美者以吾觀之可擬於僕者十無二三而可擬於足下者十居八九如春苑之紅綠昆陽之貔虎五陵之繡縵九折之駿馬駕海之帆冲漢之鵠醪也蘭也鶻也皆足下之能事雖謂之足下自述而陳之可也至於崑王之璀璨僕無

其色而況其德乎安期之絕世僕有其願而迷其方也劍發豐城古則古矣光燄則吾未也冰出萬壑寒則寒矣清澈則吾未也瘦如絕粒哀如鵠哭淨如鷗泛僕固嘗辛苦而皆莫之近者執此而推之餘可知矣足下乃欲引而躋之推而與之不自有其美不恤人之不及徒信筆而混施之不亦異乎况舉歷代風騷諸老而欲更屬之臣僕之蚍蜉撼大樹不唯不勝而反以自困是足下與我俱當得罪於後世之君子矣斯非可懼之甚耶雖然足下年富而力强或者因

吾之言圖所以發憤自致則其所至必過於古人吾將刮目而待之矣如僕衰朽之質加之以疾病無望於日進則亦日退而已爲之撫躬而浩嘆也

答盧仁甫 景麟。庚申

倅至承惠書具審撫牧優暇神相體履清福倍常不任欣慰如隗身在病窟中更無拔出之望僅僅度日無足言者前月中黃仲舉書來盛言政聲之美與設院養士之舉聞之使人聳慕增氣此事近世創見於吾東甚可嘉尚而流俗或

不能無恠故首鼠兩端者率不肯任其責今侯
乃能勇擔而大作之其為斯文之幸可勝為喻
但以記文見托云此則侯之誤計而在混難承
者故既具以是意報仲舉矣茲復委書強囑若
是之勤豈仲舉未及轉達鄙悃之故耶混於書
院事固有托名其中以為榮幸之願顧以病廢
多年文思衰落況當燠熱正苦河魚尤不能握
管做文字奈何但此來使乃言不計久近必欲
受去故不得已姑令畱待寫得諸額偶乘病隙
綴就數語以記院事文辭凡陋不足用不如入

都更求之為善若以更求為緩必欲在任時訖
了而用此文則囑子發令公正寫以刻為佳六
十病夫六月揮汗寫額製文頓無餘力不能正
寫以呈恨恨想蒙矜察也且聞文烈公祠已建
於院傍此亦善措之一盛事就中仲舉云文烈
畫像手執數珠此乃一時習尚為然雖賢者未
能免俗之故然今置之學傍實非所以示後學
矜式之道也迎鳳志仲舉寄示皆已見得但混
常病竹溪志未免稍雜今但取其意而勿盡故
其所為何如其所抄為學立教亦多混紊無頭

緒如何如何迎鳳志今已畢印否其中蓋錄上
國書院可以曉世人訾毀書院之惑欲得一件
未知可惠否餘惟為時加愛

答盧仁甫

示喻金先生廟享事甚善甚善夫先生之於貴
府既曰妻鄉則其往來遊處之所必有遺塵剩
馥在人思詠者矣則於立廟尊賢之舉尤當以
是為先而次及於其他可也奈何至今日而後
始有此議耶此必貴府文獻之間不敢輕易其
事久而後乃發致令左右聞之晚而議之緩耳

今既幸而有此議則其揭虔昭祀以為多士之
勸何所更疑但於其間有極難處者金先生道
學淵源固非後學所敢測者然以先朝追獎
之意推之斷然以為近世道學之宗也其視二
李公各取其一節以為鄉賢之可祭者其德業
風聲既有不同而所以尊崇之旨亦不能不殊
歸矣如是而同祀同享恐未免尚論者之議其
後也且以位次一事言之若如來喻所云年代
為序東西相對則二李居東而議政居西乎此
雖若可矣然虛其南嚮之位只用東西位不知

古之祠廟有是例乎有則可無則恐難義起也
其或以是為未當而定主祀南嚮之坐以東西
為配位則又未知誰為主誰為配以年代為定
則以文烈為主乎以道義為定則議政為主乎
二者皆有所未安又若不分主配而並正南嚮
之位為自西徂東之列則其上下之難定亦不
異於上所云之礙恨滉昧識寡聞山中又無文
籍可考也況此院祠之立雖非出於 朝命而
終必有闡於朝斯禮之定實莫大之事何可以
愚者一時之妄料而定之乎欲速之害聖人所

戒滉意以謂君侯勿以速就為務與府中諸賢
細加商議姑停祀事俟君侯入都之日悉具首
末稟之當世名流之知禮者徧考故事之有無
以取決焉則庶於前賢之享右後學之慕法皆
無不盡而垂之後代可永以無替矣鄙文誠拙
本不足用又緣二李公之祀不以道學為主則
院記主意不當在於祀賢之舉故但略為旁及
之詞而已今若遂以金先生為祀則其命意措
辭必須頓異於此不可如來喻所謂只改數段
文字而足也況其位次尚未有定論則何可率

意竄改而斲於必用乎敢請君侯亦徐俟論定
然後別求之大手制作可以流傳於後世者以
侈斯院之盛豈不幸甚若此紕繆之文得編入
於院志中以備營置之後考則可矣如其不然
必欲再責荒踈以改作之則一番傾竭之後更
無餘力奈何想高明必不强人以所困者使之
益見其拙也祀既未定故廟號之改亦未敢對
院名之義謹聞命矣迎鳳志以其來自仲舉故
已還之仲舉矣仲舉今已赴都云惟照諒

答盧仁甫

滉白復此承書得詳諄諭之意深幸不外之惠
也滉前書所疑三賢位次之難定來示引荀況
等居宋元諸大儒之上之例以證之此固然也
然事體則有不同者蓋既正文宣王主位四聖
十哲配位則宋元諸儒皆在從祀之列雖如荀
況輩居上其尊崇道學之意自若也與此只祀
三賢而無分別者無乃不同乎又云古之祠廟
有並祀許多人者豈皆擇其學之純駁而祀之
此亦然也衢州景行堂祀鄉賢五人而逸平徐
先生亦在其中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

而推諸人者是以道學而並祀於他人古亦有之然亦與此事微有不同者彼則但爲祀賢而此則有書院故也大抵學校之設誰非爲道學耶而在書院則爲道學之意尤專其祀賢也以道學爲主可也如不得其人則已幸而得其人乃後然不爲表異則無以見崇重道學之意湏前日不敢承命而書中云云者爲此也今因盛論反覆等其所處之宜誠未有十分一處則只得如公所論而已蓋二李之賢旣足以表祀故已爲之立祠矣今豈可爲欲尊議政之故而

舍諸此或者之論所以不可從也議政之學旣爲儒宗而於其鄉有遺風故已發當祀之議矣又安可以難處二李之下而中輟哉而況近世推尊議政如此其重竊意其在天之靈好謙之至不無有感然不敢當之意今若又以尊尚道學之意而位於二李之上亦豈有安享之理然則雖使今且姑停而取定於當世知禮之君子恐其義止此別無善處之道也故不復敢辭而謹就記文內增入改定以塞辱教之勤不暇計夫尚論者之有後議也第來書之末有云不必

專言道學為可宗然後如開羣蒙此則不敢聞
命夫聾者固不聞五音然豈可緣是而廢咸英
韶濩瞽者固不辨五色然豈可緣是而廢黼黻
文章哉蓋天下之人不聾不瞽者何限且又安
知聾瞽者之終或有視聽也哉顧前作既不專
主於此故今雖修改而猶不能索言之是為嫌
然耳不知公意以為何如病倦不宣遡風馳懷
滉拜

祠名表忠今不可仍存滉意院既有名祠不
必名若必名之欲以何名如來書名以三賢

似好但古人以限數名堂為無有待後來之
意非之此不可法也今只以景賢之類易之
何如所改記文中稱李文忠事無乃稍過乎
然據史及勝覽等書非浪說也而所謂文學
高古四字乃牧隱所撰墓銘中語也且三賢
位次之定欲入於記中文意語脉首尾已定
入此議論則為贅故未果然不可不使後人
知今日往復之意惟善加商處或於院志中
及之何如

答李子發文槩

專价遠來獲承手翰審知比日素履處約不無
愆度冲福有相無任慰寫之至滉幸此偷屏苟
存性命年來老病支離年光迅駛臥念平昔遊
好落落如晨星雖欲效古人千里命駕又豈易
得耶可嘆可嘆示喻書院定祀事歷叙顛末援
古證今諄復懇至固知令公之於此非欲為先
人而主張私意直欲湔厚蠲訂舛禮以求就乎
情理之所安爾然而以告於滉而欲使左右之
於彼則末矣無益而適以取笑於人耳何者凡
來喻所及皆滉曾試妄發於彼而不用者也一

再妄發已為可吝况三五重仍而不知止乎且
今次仲舉書中但言所以諸生收圈則謂宜獨
祀寒暄者皆是欲配祀文忠者十餘人若欲並
祀文烈則諸生舉欲納履而去云云觀其意非
問寒暄文忠之坐次特以滉曾作謬記與今所
定者相反故聊以告其故且欲令滉改記以合
於今所定云耳今來諭所舉仲舉之言以為坐
次之定欲待決於滉何其與書中意異耶滉所
答仲舉書今已到彼想令公已見之矣於公意
如何夫以文烈公之忠義大節見斥於諸生其

在諸後嗣既已不平矣。滉又欲并文忠而姑徐
徐得無尤以為大憾乎。然而滉所以為此者位
次之定前此謬論往復不啻丁寧而彼中衆論
曾不念聽。今豈可復以口舌爭之。既不能爭而
恣為失中之舉。使寒暄不敢當。文忠不苟處。則
寧可姑徐之以待他日定論之出。之為愈此。乃
所以為文忠伸地。非不足於文忠而然也。當時
謬論數書。仲舉不以為然。而不以示人。則令公
必不得見之。而其說頗長。今不暇詳焉。其大意
謂寒暄之於道學。若果如思孟程朱。則不拘世

代之說。甚當。顧先生德行雖尊。而未及論著。後
世無從考述。以見道統之的。傳徒以近世推崇
之故。遽定此位。則先生之盛德謙虛。必不安處。
故欲從古者東祀某。西祀某之例。雖不能改作
東西祀。只就見成廟中。東西隔位。而妥神。猶可
以各專其尊。無相壓相屈之礙。此滉謬見本意
也。今既不用。而欲令改記文。以遷就今定之說。
則又在鄙狷所不能勉從。故以姑徐之說報去。
此不過又成一番妄發矣。方此跼蹐來教。乃有
處恰好之禮。定兩立之論。之責烏可得哉。故盛

意所屬不果奉遵愧不可言然而有一於此混
既不免身處是非叢中欲叨就兩立之論敢以
臆見略言可否之歸乎夫寒暄雖非州人既有
伽川往來之躅則衆論以道學之故欲推崇以
入祠善矣而令公非之此則令意以因兩立而
流於偏也寒暄固有倡學之功然猶未見傳道
之實而至欲易世代以定主配之位此則士論
雖美而實亦未免於偏者也古之書院非一槩
有有祠者有無祠者有祀道學者有非道學而
兼祀者如永嘉書院中宣尼東伊洛而西祀鄉

賢涪溪書院中先聖而左祀元結顏真卿泰亨
書院後祀朱文公配以高登陳北溪此類非一
二文烈之大節既足以見祀仁甫之立祠本以
爲此則除畫像掩小疵以位牌祀之未爲不可
而士論之激斥乃至於此此實衛吾道排異端
之美意雖莫之如何所惜者以罕世之忠而見
擯於祀賢之舉宜諸李之以爲慨屈也昔宋朝
有欲爲胡文公立祠而或有指其小節處以爲
疑者朱文公深以或人爲非文烈固非所擬於
文定然其指小節而棄大節則其事頗相類矣

故愚意今此各主偏主之見互相爭論決無定
歸之日必有大賢君子能以公道爲一世宗師
者出而處此事定爲不壓不屈各專其尊之位
則既不失諸儒尊崇道學之意又可以報忠義
存謙道而無失序苟處之病矣不知令意於此
又以爲如何來价立俟病語多窒粗布梗槩未
盡底蘊殊孤遠諭之意伏惟令賜商覽不宣

答柳仁仲希春

丙寅九月二十八日病廢人李滉謹再拜復書
于仁仲文契足下伏蒙惠書知在遷寓神相清

茂欣釋病憊不以言喻滉昔幸得與周旋於鰲
鶴兩僚之間一散如雲萬事無不有地北天南
聞問不相及者近卅年矣 聖朝更化 恩霑
流徙而公移近道孫兒安道回自關北云獲承
英眄於行歷之日自滉聞之如親接晤已不勝
其慶幸之至顧無緣奉一紙修賀不意今者先
施之問遠及窮僻感愧又何可旣耶但所以稱
道委責之者太不近情令人駭汗縮息掩目不
敢讀公之待故舊一何如是之相外耶滉山野
一愚夫耳少嬰疾病不能讀書攻學偶出仕路

從羣彥後幾多年時自見無一善狀而疾益甚
因是不得不為退匿安分計而事不如意進退
之間蹤跡頗乖其幸得偷閒日無他外撓欲少
料理古人心事以自捄迷罔之愆尤淺露踈率
不知沈晦用工略不能窺一斑嚙一截而游聲
四馳虛聞已溢於世矣馴致厚誣時賢上欺
天曰至於今時蹭蹬困迫無所措躬而睚眦指
目疑謗者相環也其中見愛之人亦為之憂慮
誨諭譴責日至百度千思罔知所處之宜咸其
自取誰可扳訴惟席橐私室以俟 嚴譴之下

而已公之移書乃無一語鐫切指迷之意方且
大為揄揚猥作推重之辭斯豈所望於朋友忠
告責善相益之道耶所謂四七辯者因疑而相
講究論語釋備忘而多踈脫與李剛而刊朱詩
小簡一時往復偶爾皆不足稱說不知公何取
於是而云云耶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
智公之許人如是之不重不唯愚者之不敢當
直恐人之笑議於公也示及續蒙求固知公之
博雅該洽久矣天之厄公於絕塞許多星霜意
者俾之作此等奇事也歎尚歎尚第以今才入

手未暇尋繹加之混本以推鈍無記性少既不
讀老病昏憤全廢諸書古今人事蹟茫不存一
茲幸得此而欲讀之恍然如朝行而入大霧不
辨東西如東下而望大洋莫見涯際誠可憐憫
如是而公之所需乃有鍼斤題跋等語甚非相
知間敦厚相處之意也且自古安有自作昏愚
而能發揚他人者耶混中間輒不自量或不能
無一二妄作者後來自觀之猶不滿愜況入他
人之具眼耶而或播之遠邇招人口語不少朋
友之稍近裏著實者多以是加誚戒方自齧舌

悔怍而已展者難縮今豈可撥憂懼抗顏面而
更蹈前非乎惟其貪於愛翫不容遽旋持納謹
奉畱几上得少竭意搜覈俟卒業之日當以奉
囑尹安東丈傳納想不至浮沈也見索朱子全
書論釋果有因人疑目草答數十條兒輩傳者
散逸今不知在處不能副索年譜增廣之語乃
傳者誤也只被李剛而將刊是書於梁山要混
校正一二過而已無他所為朱子實記曩得李
仲久寄示一本略窺而反之今所刊光州者得
非其本耶此書廣傳後學之幸也欲獻愚非一

適有客臨到未及覩縷惟冀珍衛萬重以膺時福

論語釋題跋改本得承示來然溢語不敢當如前所云奈何奈何

與柳仁仲丙寅

冬寒想寓中起處安勝老拙病懨昏憤外他無足云向者辱示蒙求雖欲盡力卒究眼花神倦十得一二餘皆茫昧其中不能無疑者若干條錄在別幅不知盛意以為如何極知僭妄但私心竊愛此書好處十分好巧處亦不勝其巧若

刮去所稟可疑處并皆琢磨精鍊無一瑕玷如玉貫珠聯然則豈不更快人意耶其傳於世豈不更無可疑耶其或滉所未舉處亦以是推類可更定處亦必有之須深加省念若自恃高見憚改定本則恐未免為後人指點而其傳也未遠為可惜也故敢告餘惟崇深自愛不宣

答柳仁仲

又續承問具審起處神相對時冲福故幸曷喻滉尚保餘喘冬來病骨多受外砭發病倍常眼花耳風衆苦交作遣日殊不堪亦以老病常態

甘任之耳前來盛編續蒙求反復窺覷卒難得其要領加以昏憊精力不克十分加工僅以蠶測之末往往有小指點處錄在數幅并元本四冊及鄙書一封寄上安東府公囑令傳送已蒙其諾矣今復告來使往彼取去其所指點處極知僭率不足採然恐或不能無少補於益求其精之地幸略垂意何如古人云一作不改不是大聖不免大愚此言儻有味也朱文論說本不足觀兒孫輩傳看不知置處何能應索惟增悚汗示喻南徙未盡之歎誠如所喻所聞者亦覺

氣塞然 天恩霈渥想非久矣更願益加珍衛以膺滋至之休用副遐禱幸甚

答柳仁仲論趙靜菴行狀別紙

禍患之來雖欲以智計巧免烏可得耶

混初意以是後言禍患難以智計免耳非指謂先生也然其間不無嫌涉所示正然今改作禍患之來又烏可以智計求免耶

由今日欲尋其緒餘以爲淑人心開正學之道殆未有端的可據之實

此條所論亦然然鄙意未敢遽以爲當而悉

改之自古聖賢所以能為後世淑人心崇正
學之模範者專賴立言垂後為之地耳不然
雖以孔孟程朱之盛後世何所從而尋其緒
述其學哉趙先生倡明道學之功固大然由
今而欲尋其緒餘不知以何書何言而有所
稱述耶鄙意推尊先正雖曰務極贊揚然亦
當從其實而言之不可以捏虛誇能而為之
辭以欺後人也故如是云云今雖承誨而不
能從惶恐惶恐但實字果未安且因來論反
復思之所未當者非在一條乃在末端但言

世道之弊而不再喚起先生之有功於世道
者此為大欠故改之添之如左不知盛意以
為如何

可據之實實今改作處

末端方救之者也下添之曰故邇年以來所以
轉移更張而明示好惡者非止一二世之為
士者猶知尊王道賤霸術尚正學排異端治
道必本於修身灑掃應對可至於窮理盡性
而稍稍能興起奮發而有為焉此伊誰之功
而孰使之然哉則上天之意可見而 聖朝

之化於是乎為無窮矣

答朴重甫承任

滉頓首言滉寡學無狀數年來廢放素業益遠於制作之事前者謬蒙勤囑令述先淑人墓誌文辭不獲已率爾塞責追思至今汗悚無堪然猶有可護者懿範淑行雖甚絕異有古婦人功緒叙述貴於希簡不尚文縟而所寄行狀體段已具不過就其中點綴句字而已故也誤而一辱已可悔矣況欲再誤而再辱乎伏覩先世以來節行風猷卓犖如彼積厚流長而有先大人

之德行又有子門未艾之福此豈如滉庸鹵淺淺者所能撰述哉滉平生闇於事事唯於自知則稍明既知其不可再若牽於素厚之情而強顏為之則又非所以見囑之意也如是則雖再命三命至於十命其不可者猶在且滉近失將息病發倍甚竊有朝露之恐惴惴自保伏望矜其所不能更勿督教幸甚幸甚行狀二件謹封持納伏惟寬照不宣

答白士偉仁傑

秋高天朗脫去塵籠歸袖翩然興致遐邈令人

發黃鵠壤虫之歎羨慕何已如泥者既知峻擢
非可受辭避半年終遂不來則善矣不知何故
忽作此行無所裨益及為歸計蟻忱愈懇天
聽愈高百病三冬客況如何甚愧見事之不徹
也水為天地所由生之說前夜面論已盡公何
疑之久未釋也既不見信今雖多言恐無領略
之理故引古語以明之公且道邵子所謂一陽
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
者公如何看耶此雖指一年冬至而言一元子
會第一初頭獨無此妙處乎若謂之無此妙不

可言此理謂之有此妙處則不審此時已先有
天地乎抑未有天地而先有水也既云萬物未
生則安有所謂天地而先於水乎蓋自一年冬
至而觀之謂有天地而後有此妙可矣自一元
之初而觀之當此際只水氣肇生於渺忽未形
之間無他物也孔子所謂天一生水者指此而
言故曰天地亦由此而生也公不能就此深究
而只據已形天地而言何足以達造化變化無
窮之妙哉

答白士偉

通遠先生文集卷之二
二十一
翻然崛起以副 聖上虛佇之意深賀深賀水
為天地所由生之說汪洋浩大但覺河伯有隘
若之歎一未窺斑於立談之間始覺愚智之懸
不但三十里也

答朴澤之雲○丁巳

滉頓首再拜滉敬聞高義之日久矣屬者海平
李君書云欲共見過方深悚仄誠不自意為發
遠軫有故中輟而惠投珍緘所以啓掖之者既
非淺闇所可堪承兼寄示擊蒙三侯兩書其立
義垂教又非末學所能窺覩竟夕捧閱徒增歎

警而已滉踈鹵之性無師友之道早嘗有意中
罹沈疾虛度光陰至於衰白之年因屏迹林藪
感發於塵編蠹簡之中雖欣慕之深愛樂之至
有非言說所形容者第苦精力憊乏不能刻勵
做工尚覺茫無涯畔無一的見到處實行得路
每恐枉過了一生也今奉兩書卒然之頃不知
要領如何況有發揮於其間如寵諭所云乎然
猥欲奉畱得以朝夕玩誦久或有得是所冀幸
故未即回納想得容察此間相去殊邈病迹未
能出山無款奉之便嚮風馳心何時已已李君

處時有往來之人或不替信字以發惜滯深所願企雉棗佳貺甚荷珍意但贄之一字豈所施於朋友間耶今後此等虛文末節為世俗嗤病而無益於契義者請一切去之直以責善之分相處庶彼此胥有益矣

與朴澤之

滉拜春回緬想燕處味道福履增冲日有傾慕滉衰病纏綿冬寒尤劇得春稍慰雖居常隨分不敢廢學而旁無疆輔獨力俵俵策厲未幾旋覺頹靡以此尤切向往之私也曩所寄編書四

件置在案上間得以窺其一二雖緣病憊未盡其底蘊而所警於昏惰者未可以遽數也益者三友奚待傾蓋而後可言耶惟序跋之作欲以俯囑於昧陋此則盛意之未審而滉有所難承也自古纂述之人不知其幾千萬人而傳者無幾其傳者顧其書之可傳如何固非借重於序跋之文然既欲作之猶必得其人而後可囑何可輕耶竊觀四編其立義之善用志之勤其足以傳於後世也審矣而猶或有疑焉何也道之浩浩學者難得其門而入程朱之興以居敬窮

理兩言爲萬世立大訓擊蒙一編實揭此爲主
而裒集諸格言以類從之使學者由是而入聖
人之道廓然如履坦途而趨大都庶免夫落草
由徑之患其有補於道學何如也天下之大古
今之遠善人君子如此其多也然而散見於史
籍雜出於傳記使人不得徧考而悉睹景行之
編用是爲患始於洙泗終於考亭其間上下數
千載名臣碩士之懿行美烈可師可法者搜撫
包羅舉集目前而於忠孝節義尤拳拳焉使讀
之者莫不聳慕而興起亦可謂有功於名教矣

猶以爲未也於漢取諸葛孔明於唐取張中丞
於宋取文文山別出爲三侯傳以表其精忠大
義可以動天地而貫日月則其所以爲世道慮
者益深遠矣至於衛生方則雖非學者之先務
古之人亦或有述焉豈固不用哉此混所謂可
傳於後世者然也獨於其間鄙意所不能無疑
者往往有之夫旣以道義相期許則凡有疑晦
但當直告以相規切不當獻諛而厚誣又不可
闕疑而護過也且學者於聖賢之言苟能用功
一言有餘苟不用功雖多無益雖然今旣纂述

而為書則固欲其完備矣擊蒙所收程朱之言猶或闕焉則似未為完備其所收者亦意主於簡要而或失於踈略抄節之際或至以意下字此尤為未安而其一字二字或脫或誤者亦非一處豈一經抄寫之後不復細意讎勘訂正所以有此差也混潛不自揆已於編內所疑逐處貼寫以取質焉其餘三篇病中苦乏精力未能一一校考然以擊蒙一書推之參之以得於過目者可知其亦或有脫誤也且聖人萬世之標準以之冠書首何疑但混嘗以為自四書之外

所記孔子之言行多出於戰國姦人無忌憚者之假托以自逞秦漢曲士昧義理者之傳聞以相誇故其說多不足信雖如左傳史記禮記所載猶然況於家語說苑等雜書乎今所取孔子及門人之事似大駁雜全不類聖賢氣象者多不知於此未可以加芟節乎所貴於聖賢者正不在此等量裁去之庸何傷乎歷代諸人時世先後雖若不闕然編書之體不若次序之整齊而可觀蓋改而正諸而岳武穆不列於三侯之儔無亦一欠事耶人之一身理氣兼備理貴氣

賤然理無爲而氣有欲故主於踐理者養氣在
其中聖賢是也偏於養氣者必至於賊性老莊
是也衛生之道苟欲充其極致則匪懈匪躬之
職皆當頓廢而後可庶幾其數理害正如此本
不可以爲訓者也若以爲養氣亦不可全無而
姑存其書爲可則其中尤近恠無稽者亦當去
之而所謂按摩法者或挽或挾或築或排或拗
或掣之勢比導引諸法用力尤勞恐魏伯陽所
譏百脉沸馳之害正謂此事而所謂御婦人法
亦道家之所痛詆者無乃可去之乎凡若此類

淺見所及已如此其所不及又豈無之乎此混
所以疑於傳後者非謂其書之不善於善之中
有未盡善者存必待其修改然後可以盡善而
無疑於傳後耳昔程子之爲易傳也不輕出而
示人曰猶冀其有進也朱子之爲集註章句也
既成之後自覺其非而改者有之因門人問難
而改者有之質之當世之賢士大夫而改者有
之改之改之而又改之蓋以是終身焉故其書
之出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焉此豈一朝率然爲之

而能至是哉吾東方文獻寥寥雖間有文章鉅
公出而鳴世自詩文賦詠小說談話之外斯文
著述絕無而僅有其幸有之者及得而讀之或
不能無疑於心者豈非由此其為病乎往年商
山周景游在豐邑撰竹溪志甫成即入梓滉與
士友數輩頗指其病處而請改之景游固執自
是而不聽今人見其書者無不以為有病蓋是
非之公人心所同然者豈可以一己之私見勝
排之乎至如滉者昧道懵學固不足與議於此
然亦嘗妄為一二說懲諸公自是之病而欲資

朋友之攻砭試示於同志不意其人不大段指
摘其病而遽轉以示他及其後日續有修改則
與前日示人者互有異同非徒前者之未盡并
與後者而相累已自不勝其悔矣吾兄學有所
承早棄舉業迹堪巖之下靜中所養宜有以
大過人者滉以迷路初旋之瞽見不憚傾倒而
跪進者無他一以望吾兄於盡善一以發吾病
而冀吾兄有以藥之也他日改本之成不惜再
許辱示而滉之瞽見亦或天牖而少開則雖知
拙文不足為輕重庶得以托名其後而傳之不

朽斯其為幸願也大矣又何終辭之有哉惟吾
兄有以諒之不宣

答朴澤之 戊午

時月之間未嗣修問積有馳慕僧來接書喜審
起處冲適滉病昧無聊才脫霖潦又因秋熱尋
常所以撓懷者非一豈非病力勝學力薄而然
耶往者回納擊蒙等編時妄効愚見深恐率爾
之謂今承辱諭過有契許之意既加修改又添
收入皆若因妄言而整理之不知吾何以得此
於高明之下耶深自悚怍景行編所收孔聖事

全
壽一本作

示意似然但雜書所記聖人言行於滉意類多
可厭疑是出於戰國秦漢間鄙俗傳聞之餘敷
衍增加以致專失本意只是狀出傾危變幻之
習見理愈深愈見其非真故前書云云然就其
中精加揀出則豈無可法處亦須取四書中緊
要處若干條為首而以彼繼之不審如何岳武
穆言行錄所載亦不甚略猶以為未也求其傳
而添入為佳新示心學編乍看未知端倪大槩
知是切要并擊蒙皆畱徐俟卒業而後奉報也
滉前去六十纔二歲又因積病早衰特甚於平

人昏昏如七八十歲人雖有此志終無以補前
過而得新功也每得朋友書言及此學未嘗不
汗霑衣也近者復有不幸之甚拙蹤似若有狼
狽之勢方為憂悶已而無他想物論以為不當
遂為無事於愚分稍以為慰岳王傳滉家素無
朱子書多有修改處時未畢工早晚畢則依戒
適有小冗惟冀素履休勝不宣

答朴澤之已未

時月之間不相聞問辱惠手簡備審德履超勝
欣濯深矣滉老病瀕死加得河魚之患脾胃因

而虛弱不能飲食伏枕過夏既未上去又未蒙
恩遞近三上辭狀未測厥終方極憂惶奈何天
災重疊海徼屢警民今方殆何術可救漆室之
憂真不虛也海東名賢錄曩者商山周景游有
意此事滉亦勸成之而未就心常為恨今若哀
粹成編何幸如之第恐吾東方文獻寥落雖其
人所樹卓偉者沒世之後事迹湮滅無從而徵
信雖使掇拾成錄恐未滿人意耳所喻數公之
事鄙意又恐在所商量未可遽然揭出以犯古
人所謂慮患之道也如何二編依教回納擊蒙

殊勝於前病倦未暇悉校心學比擊蒙尤切其
有鄙疑處略標呈似照量如何大抵盛意抄書
務欲簡約故其裁取或未免大脫略處恐是爲
病也欲綴數語於其尾非但冀已所見或有少
進亦望高明重加修改以就十分完善後看如
何正不須急急也

答李君浩源。甲子

千里遙程曾來致書曾是不意開緘細讀宛接
風範幸荷之至慰釋無比如混僻陋無似長卧
漳濱形神彫悴志業鹵莽仰古難追處今多愧

常冀親舊之中有能痛惠規警庶幾有益而來
書之言引重揄揚擬非其倫使人羞窘汗下不
敢承當知公不是欺人者何故如此耶就中所
云陶山記者偶於病中試出戲語消遣愁寂而
已不意子姪輩私相傳示致誤播出其爲有識
嗤點何可勝言耶今公不以淳淺誚責乃反欲
云云何邪

答李君浩

去年得見惠問及兩絕句久未酬報卽今歲換
履候想益清茂混一墜塵網欲脫愈嬰病過三

冬俯仰慚懼世必有高人臥雲下視而嗤笑不
意七十之年百病殘身復見此事也桃花春漲
當掛歸帆第以抽身之路不易為慮南冥必已
還德山矣近日 經席又有請召致者賴復有
知南冥心事者方便論白故得停為南冥深賀

與周約之博。甲子

先生詩文奇詭壯浪如捕龍蛇搏虎豹不可測
度誠非管窺所能到也不勝嗟洋之嘆但欲論
傳後則其間不能無可疑者恐不必盡擬之流
傳也故妄以私見表圈其題上不知如此去取

於僉意如何幸與禮安公商議其有不適宜者
改之又或更質於他具眼處以定淨本謹藏以
俟之其或取全集以刊行或索本去而選取必
有其人與時矣

擬與榮川守論紹修書院事

丙辰。郡
守安瑞即

文成公
之後

滉再拜滉聞書院諸生自春散去至今歲盡而
猶未復聚心竊嘆恨不知所以為計也 國家
之許立書院何為也哉將非尊賢養士樂育人
材之地也乎金仲文為其有司所當遵 國家

敵字上一
木有力字

之美意敬謹其職使多士樂就之可也乃反倨
傲鮮腆視諸生如小兒至發鄙賤之語則諸生
之激怒空院而去豈可謂諸生之過也哉不請
於朝而徑遽仲文之任韓守琦則固為非也
然仲文之仍在其任實亦難矣為仲文計於此
尤當慚悔自責屈已謝過至誠至懇則諸生之
意釋然自解仲文猶為善人而書院無一事矣
仲文則不然懷忿懟挾猜憾敵諸生而必欲納
之於罪罟因是而致有一朝廷之推問則非唯
儒冠被捉而庭詰其身亦未免於縲紲此則仲

文之失至再愈大而亦不善為身謀者也澠聞
之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聞之過而能改則無
過仲文雖有再過能改則猶為無過人矣近聞
仲文尚不知悔乃攘臂大言曰我見某某必不
擇挺刃而辱之又曰此事終必有士林之禍嗚
呼仲文其信有此言乎其或不然而傳之者過
也傳之者過則仲文幸矣使誠有是言則其能
改過而從善可必乎夫以仲文之鴟張如是彼
為士者前見儒冠之辱後聞恐嚇之言以懷恥
之心兼畏禍之慮其不肯復入書院亦何足恠

哉城主初爲榮郡士林相賀以爲文成公之後
來守旁邑必有力於書院今則大失望矣然而
士林非謂城主不力於書院謂盡力而反有害
也何者仲文之爲人澁亦初甚款待以其有功
於書院也今則不能不以爲非以其失待士之
道而壞院事也伏想城主之厚於仲文亦以爲
書院故也然則其失待士壞院事之過城主何
不以爲非而反護之乎有功則以爲功公也有
過則以爲過亦公也何容心哉一於公而已何
患士心之不服也且彼仲文本一鄉里之人耳

非有文行學識之異特以幹院之勞爲周景遊
所許爲諸相所念又爲城主所厚凡若是者豈
欲使彼終至於逐士空院假勢逞臆以陵脅列
郡之縫掖哉仲文他過不必問其有無而只此
一事城主試平心而熟察之寧不洞知其非也
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城主若
知仲文之非而不誨而改之是厚仲文適所以
薄仲文也奉書院乃所以棄書院也城主何不
反而思之曰彼書院爲尊賢養士而設也仲文
失待士之道吾右仲文而非諸生吾亦過矣又

推此心而曉仲文曰彼書院爲尊賢養士而設也汝悔諸生而致空院汝之前功安在諸相所以許汝之意又何如或於是而反覆深惟之曰吾不改此過無以告吾先祖之靈而負國家立院之意也則仲文亦必觀感而幡然悟曰吾不改此過無以見周先生於地下而負諸相厚我之意也以是深陳既往之悔顯示能改之道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士林孰不感激而慕城主之高義乎不但如是而止耳豐有黃仲舉榮有朴重甫先

達者後進之望而一境之倡也城主誠能躬駕於此兩人而懇起之約日而會于書院兩人又以書各告其邑中之士而招延之士必雲集而無敢後之者二郡之士既集則遠近聞風而爭赴之矣能如是大更張使書院之規模增光而益恢則庶幾副人之始望不然以訑訑之聲音顏色間誘其易動易制者一箇半箇而遣之入學以求食於咄啐之餘而曰如是足以爲書院則是書院之名雖在而書院之實已亡矣且夫屈已而下士大夫之美事也卑身而就食士子

之所恥也。今城主不屈於士而欲士之屈就書院，是城主見美而不取，士子知恥而自蒙。古所謂人喪其寶者，正如是。豈不惜哉？豈不傷哉？又況日月易失，人事難必。諸生之志未遽回，及瓜之期或已至。竹溪之風月，淒涼厦屋之絃誦，寂寥烟沈草沒，見者傷嗟。則雖使如仲文者，十輩能守廟宇，不廢春秋之香火，滉恐文成公之靈不肯顧享於斯。而周景遊之魂，亦必投淚於泉下也。滉之欲進此言久矣，鑑無因之戒而不敢發也。適聞城主之過縣，而略布之。如右，不知城

主以滉言為何如也。嘉靖三十五年十有二月朔日滉拜

擬與豐基郡守論書院事

丁巳金慶調

滉再拜。去年冬，儒生張某來告滉曰：書院自去春捲堂之後，至今無一人來者。榮川守鞏固要某先往冀欲諸生因而復聚，愚未知所處如何。何則可也？滉曰：榮守拳拳於書院，若此誠可尚也。然而猶恨其有未盡也。因略道其所以未盡之故。既而聞榮守以事當過吾縣，擬一書論其事。大槩以為諸生之空院以激於金仲文事也。

足下右仲文而非諸生致令仲文益橫而諸生之辱滋甚今諸生若無故而復聚則是諸生之去就不明而書院之體輕矣為足下計莫若先自咎以責仲文以是至誠廣諭於諸生又躬駕榮豐二郡先達之鄉居者如朴重甫黃仲舉輩而懇起之令約期詣院而招諸生以入院諸生宜無敢不至者如是則足下有下士之美諸生無自輕之愧云云已而聞榮守入縣徑去又聞諸生稍自詣院者多遂壞橐不敢以示人曰有是哉吾見之隘而吾言之過也榮守猶不替護

往復本

院之誠院之新有司駸又能養士以禮非求食咄啐之比庸何傷於士之往復耶其後客有過門者為滉談院事曰士有自清洪來者有自龍宮來者皆兄弟聯芳而甚文一則恒不衣冠而處任達之人也一則好嘲謔而善罵人尚氣之人也四人羣士之望也一唱而百和書院今不落莫矣滉聞之不覺失喜而又不能無疑於其所為也既而又因人具聞院中事則令人悼心失圖歎息歛歛而不能已也夫書院何為而設也其不為尊賢講道而設乎自宋朝四書院之

後漸盛於南渡而大盛於元明之世彼數代
非無國學鄉校而必更立書院者何也國學鄉
校有科舉法令之拘不若書院可專於尊賢講
道之美意故或因私立而國寵命之或國命立
之而擇人教養也若吾東方則至 當代而後
始許立院所謂因私立而國寵命者竊仰 聖
朝之意亦豈非慕數代之遺風而欲庶幾云云
耶然則冠章甫之冠衣緹掖之衣遊於斯食於
斯者其自處當何如哉慎齋周侯劄茲偉事其
論事設規雖未免意高見踈之病其專於尊賢

講道之意則確乎其不可易矣故士之來遊者
雖未脫科舉之累亦未論講道之方然猶知重
道義尚禮讓彬彬乎習於士君子之風此書院
之所以為貴而入院之士或比之登瀛者然也
不幸去年厄於金仲文辱儒冠而壞院事斯文
之羞極矣矧今復舊更新之際遠方名士不期
盍簪尤當自重其身率先羣士勵行檢而美院
風庶不失立院之意而斯文有賴今數君子則
不然何其不思之甚耶且道義之與爵秩孰貴
孰賤孰重孰輕以理言之何啻道義之貴重以

禮言之爵秩之分亦安可陵之也古之士固不
屈於人之勢位然而不過曰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為
在我者皆古之道也云爾豈凌犯其人蔑辱衣
冠之謂耶蓋不歆羨不趨附則我無有自失於
彼不資其勢不利其有則彼不得有挾於我故
以匹夫而友天子不為僭以王公而下韋布不
為辱此士所以可貴可敬而節義之名所以立
也今夫郡守四品之官也而亦 王爵也其冠
帶印符皆 王之 命也其不可慢辱也亦明

矣士子禮義之宗也書院尊賢之地也彼以禮
賢之道來勤亦至矣我以呼斥之賤待之其可
乎子陵加足於帝腹故人入臥內也淵明伸脚
於州刺二人在山間也今郡守非故人也秩筵
非二人也院之講堂非臥內又非山間也且倒
懸拳歐本出於武夫之麤徵索酒食盪觴於下
流之賤何可以此地此人而加此於衣冠之人
乎向非在座先生之彈厭幾乎舉此事矣斯不
亦所傷之大乎此則任達之過也孔子曰愛親
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大學傳曰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恒言或悖猶患其悖入
之辱而況故辱人之親以辱吾親者乎孟子曰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非自殺之也一聞耳噫彼辱人之親者其不念
此理乎夫奴隸盜賊夷狄禽獸之稱是何等賤
稱以人之子呼吾之子置人親於何等辱地耶
言脫於口而聲入於耳脫口之惡甫加入親入
耳之醜已及吾親然則非自辱之也何啻一間
之逼耶言者不忌聽者不怒悖慢淫褻無所不
至口不可道耳不忍聞體慄心痛天驚鬼議而

恬不知恠方且肆然自以為得計問之則曰今
世不如此同流合汙身不得保嗚呼其亦惑之
甚也辱親則生不辱親則死苟有良心者猶不
肯辱親以求生況不辱親者未必死耶辱之自
彼人子猶當自以為罪況自我辱之耶若是者
雖謂之不失本心吾不信也男女大慾之所存
夫婦人倫之所始故先王之教每窒其源而謹
其防今羣居談謔盡是慾坑之事穢念常在於
襟裾媒語不憚於閨門甚至形於筆札轉相贊
誦拍肩擊節嗚噓終日向非先生之彈厭此言

遂傳於世矣其所以壞人心術瀆人大倫不亦甚乎此則尚氣之過也嗚呼書院何為而設也其不為尊賢而設耶講道而設耶向也儒冠被人之辱尚為院羞況今儒冠相率而自辱其行耶士而如此何貴於士書院而如此何貴於書院而況此風之作非一朝一處然也其所由來者遠矣四維橫決如山移海翻無所底止一時風俗之壞至此極也殊非吉祥之兆不獨為一院之憂也昔五胡之亂何預於清談而尚論者歸咎於王夷甫諸人矧今之所尚又非清談之

比也則豈不關於世道之升降耶足下為郡守凡書院之憂實郡守之憂也而當日之事想足下所日覩也故聊言之未知足下以混言為可乎為不可乎以為不可則混亦無如之何如以為可則請亟以告諭院中諸生而改圖之幸甚抑又聞之數君子當日既聞黃仲舉之言深自悔責手裂其書而詣門謝過此則非常人所可及也是其人必勇於改過遷善而卒有立於當世矣彼院中諸生見數君子之如是也亦必相戒而改前日之非則不待他時而院風已稍變

滉言終歸於無用則尤幸矣大抵守令能不恥下士而極意尊賢諸生知自重其身而勵志講學則彼此交盡而書院之名實得矣惟足下諒之嘉靖丁巳二月既望李滉拜

答成浩原 渾。庚午

去冬獲承寄翰兼與孫兒書深用感佩當在都下日疾病支離加以應接之煩雖得奉眄同於不面而遽出國門把袖一別何可及也今知彼時中途而返尤悵然也滉迨未解職何名為退今上致仕文字庶幾因此而脫免罪戾及惕以

俟往年誤託先尊先生墓碣銘非敢憚作不敢當也公何不悔誤託久而益甚使人終避不得今試草就踈鹵若此乃不敢匿醜然呈上直恐先德潛光由滉而陞沈也且近日朝貴求碣文而辭者四五家如聞此事應被大詔懇祈勿宣庇此殘喘不勝至幸紙盡不具

答成浩原

示喻先公墓碣銘文差誤處兼得李叔獻評論果如是鄙文妄矣此滉所以前日不敢承當誤囑之意正為不知而作必未免此等紕繆為先

德累也從當依示修削使無大戾然既成追改
比如拙匠作室之後因人指出病處從而加斧
斤以副人言其斲鑿之痕豈能中法度合人見
耶其為蔽屋必矣況若欲改於立談之頃其血
指汗顏之斲尤恐生病姑徐之以待後便秘而
勿宣想不待鄙言而自留意也但於此不能無
少疑所謂見幾明哲等語公及叔獻力加分疏
意以要避禍為非正法郭林宗為不足尚而云
云耶鄙意此事因人所遭不同而有正不正之
異如己卯間事妄謂如先公所處乃正也何病

之有而必欲勿言耶混即日心事大乖毀譽兩
愕自嘆處身之無狀以至終難收拾也聞苑除
久不拜何以如此言不能盡意惟願加護席珍

答崔見叔應龍問目

心經子絕四附註程子曰敬即是禮無已可
克始則須絕四此語似為學者言也而附於
絕四之下何也愚意論語絕四之絕無之盡
之謂也非聖人不能當也程子絕四之絕疑
是絕去之意而學者事也所謂四者以四非
觀之如何

程子此段此中諸友亦以為疑今示論語所云
聖人事而程子之言學者事正是如此但本為
聖人事轉下來作學者事言此意有不可曉者
四非之說恐亦未然也

答崔見叔庚午

書來每以塵務為歎此有官守者之通患亦當
隨時隨事不廢持守體察之功而苟得餘暇近
書冊須尋取所嘗用力處義理趣味澆灌心膏
玩適游泳日復一日久久漸熟則當有得力之
時矣如滉幸此閒居無他外撓正好進修之日

而老疾昏眩不能大加功力於此事每得朋友
責勉之語未嘗不愧汗浹背也心經吳卓廬物
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一語正如來論之云
蓋孔子於邪著閑字則固可謂不干乎內今日
物接而云云豈非禪寂耶程子耳須聞目須見
所疑亦是但此若自然語及則必不下兩須字
今乃是答蘇昞靜中無聞無見之問故不得已
下兩須字然其須字不必深看為必字之意只
以當字之意類看言耳當有聞目當有見云耳
不知高明以為如何不宣

答崔見叔問目

蘭溪范氏曰心雖未嘗不動而有所謂至靜
彼紛紛于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
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心
一也所謂紛紛者何物所謂至靜者何物也
心之神明不測變化周流操則存而靜舍則
散而昏或煩或散疑在操舍之間心無二也
其曰百慮紛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云
爾則似有二心於方寸此語何如晚年為學
不能專靜以不實之心應無窮之變雖欲操

存若存若亡忽忽冥冥人道交乘之幾不能
的見思慮紛紛茫無據守程夫子有言曰唯
是止於事此語可為操守之要則耶

范蘭溪之言與朱子所引胡文定百起百滅而
心固自若之說相同而此說尤可疑蓋一動一
靜者心之體用非別有一心至靜自若於紛紜
浮念之裏來喻云云正得混平日所疑處今不
敢率易為說以瀆聞於致思之地當更詳研以
擬後稟耳思慮紛擾古今學者之通患今欲採
此固莫如所引程子唯是止於事之語故大學

知止而后有定靜安之效雖則然矣徒守此一
語亦不濟事乃知朱門大居敬而貴窮理為學
問第一義程子亦曰習能專一時方好此語尤
有味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